借經問心 06

論語之雍也篇



自序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六篇《雍也篇》的心得。

現在已是庚子年，時值修行重要的關鍵，庚為陽金，含肅殺之氣，又表智慧劍，善用可斬斷煩惱絲的糾纏；子為地支之首，表赤子，也意味初生時的困境。看似災難頻傳，上天卻也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了解劫來道降，逆為增上的道理，要懂得善加掌握。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〇年十月一日（庚子年8月15日）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2
引言 8
本篇人物簡介 10
01 雍可使南面 14
02 居敬而行簡 18
03 顏回者好學 22
04 子華使於齊 26
05 公西赤適齊 30
06 周急不繼富 34
07 原思為之宰 38
08 山川其舍諸 42
09 三月不違仁 46
10 由果可從政 50
11 賜達可從政 54
12 求藝可從政 58
13 閔子在汶上 62
14 冉伯牛有疾 66
15 回不改其樂 70
16 不說子之道 74
17 力不足中廢 78
18 女為君子儒 82
19 無為小人儒 86
20 未嘗至偃室 90
21 孟之反不伐 94
22 馬不前進也 98
23 有宋朝之美 102

24 難免於今世 …… 106
25 何莫由斯道 …… 110
26 質勝文則野 …… 114
27 人之生也直 …… 118
28 罔之生幸免 …… 122
29 知不如好者 …… 126
30 好不如樂者 …… 130
31 中上可語上 …… 134
32 中下不語上 …… 138
33 敬鬼神遠之 …… 142
34 先難而後獲 …… 146
35 知仁樂水山 …… 150
36 知仁者動靜 …… 154
37 知仁者樂壽 …… 158
38 齊一變至魯 …… 162
39 魯一變至道 …… 166
40 觚不觚之間 …… 170
41 井中有仁焉 …… 174
42 可逝不可陷 …… 178
43 可欺不可罔 …… 182
44 可以弗畔矣 …… 186
45 予所否天厭 …… 190
46 中庸之為德 …… 194
47 博施民濟眾 …… 198
48 堯舜猶病諸 …… 202
49 己立而立人 …… 206
50 人之方也已 …… 210

引言

冉雍才智可使南面　安貧樂道顏回稱賢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孟之反不伐奔而殿

執政者的素質，乃決定國家政治安危的關鍵。然而執政者的德與能，正是決定關鍵的要件。執政者品德素養好，將會感召許多人才前來相助，然而執政者的辦事能力，決定是否能夠善用人才，使他們能安心而樂意在你的麾下奉獻才能。綜觀歷史的演變，不難看出有德者，能夠以公心為民服務，到處為民尋找治理的人才，誠如孟子在《告子下篇》所說：「舜帝從田野中發跡，傅說從築牆的工作中被提拔，膠鬲從販賣魚鹽中被推薦，管仲從管理獄政中被選用，孫叔敖從偏遠的海邊被選用，百里奚從畜牧中被買來。」正所謂「行行出狀元，處處有人才」。

《論語》對於當時的情狀，做了非常詳盡的探討與記錄，給我們許多寶貴的資訊。《雍也篇》中陳述著許多有關執政與個人修養的分析，簡述於下，可供我們參考：孔夫子談到冉雍，資質良好、理念正確，才智足以執政；顏回好學，可以做到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背仁道；子路行事果斷，子貢通達事理，冉求多才多藝，皆有能力從事政事。閔子騫不為季氏宰而遷至汶上。孔夫子感嘆命運無常，如冉伯牛的人品，怎會罹患重病；讚歎顏回賢能，雖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仍能安貧樂道；訓斥冉求不上進，中道而廢；勉勵子夏要當君子儒，莫當小人儒。子游為武城宰，任用光明正大的澹臺滅明。孔夫子稱讚孟之返的不伐；警示國有如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必帶來災難。孔夫子要世人開啟通往真理大道之路；要文質彬彬，才能成為君子；行事要正直，才能免於禍害；對於事情，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與中人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敬鬼神而遠之稱智，先難而後獲稱仁；智者與仁者，各有其特點；善加改革，齊國

可如魯國，魯國可合乎先王之道；觚要有觚的樣子，勉人要能發揮才能；仁者具有智慧，而不會盲從；君子博以學約以禮，就不會離經叛道。孔夫子重視子路，對於其會見南子心中不悅而發誓。孔夫子謂至善的中庸之德，長久以來少人做到；執政者能做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可謂仁，並達於聖人的境界。以下在簡介本篇相關人物後，分成五十題，探討此篇的內容。

本篇人物簡介

★子桑伯子

姓子桑，名伯子，又稱桑戶、子桑戶。春秋末年，魯國的隱士，與孔夫子同時代，與子輿（曾參）是朋友，生活崇尚簡約。

★原思（西元前515年至？）

姓原名憲，字子思，又稱原思或仲憲，春秋末生於魯國，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三十六歲，為七十二賢徒之一。夫子死後，隱居

於衛國草澤中，茅屋瓦牖，粗茶淡飯，生活極為清苦，以安貧樂道著稱。

★閔子騫（西元前536年至西元前487年）

姓閔名損，字子騫，春秋末年生於魯國，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十五歲，在孔門十哲中，德行與顏回並稱，以「單衣順母」的故事列入「二十四孝」。

★冉伯牛（西元前544年至？）

姬姓，冉氏，名耕，字伯牛，魯國鄆城（今山東省荷澤市定陶區冉堌鎮）人，春秋末期學者，為孔夫子學生，少夫子七歲，以德行著稱，列在孔門十哲的德行科。唐封為「鄆侯」，宋封為「東平公」，明封為「先賢冉子」。

★澹臺滅明（西元前512年至？）

姓澹臺名滅明，字子羽，春秋末年生於魯國武城。孔夫子晚年的學生，少夫子三十九歲，曾經在武城宰子游身邊擔任幕僚。據說其貌

奇醜無比，卻不因此而氣餒，因此更精進，在學術上有一番成就。為孔門七十二賢之一，唐封為「江伯」，宋封為「金鄉侯」。

★孟之反

姓孟名之側，字反，春秋時魯國大夫，仕魯哀公。魯哀公十一年（西元前484年）與齊國大戰，兵敗將士亡命奔逃，孟之反殿後拒敵，掩護撤退，而不以自己護軍有功，卻說馬不肯前進。

★祝鮀

祝是官名，名鮀，或稱祝佗，春秋時魯國大夫，不但善於言辭，又善於管理祭祀。

★宋朝

春秋時宋國的公子，又稱公子朝，衛國的大夫，曾因相貌俊美而淫亂，私通於衛宣公夫人宣姜，以及衛靈公夫人南子。

★南子（？至西元前481年）

春秋時宋國平公之女，河南商丘人，衛靈公的夫人，因獲得衛靈

公的寵幸而掌國家實權。據說她美豔好色，並與宋朝等人私通。

★堯

伊祁姓，陶唐氏，名放勳，為帝嚳之次子，初封於陶，又封於唐，故又稱陶唐氏，或稱唐堯，在位一百年，有德政，後禪位於舜。

★舜

姚姓，嬀氏，名重華，字都君，冀州蒲阪諸馮里姚墟（今山西省永濟市虞鄉鎮）人。其國號為「有虞」，軒轅黃帝八世孫。為人孝悌，為堯帝所用，攝政三十年，將帝位禪讓給他，後又將帝位禪讓給禹。

01 雍可使南面

【原文】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冉雍才智可以當官　子桑伯子夫子何觀
仲弓請教孔子回答　簡約處事尚稱果斷

孔夫子說：「冉雍的才智，可以讓他來當官。」仲弓（冉雍的字）問子桑伯子的為人如何？孔夫子說：「他的為人，能以簡約處事，還算是可以。」

冉雍，姓冉，名雍，字仲弓，魯國人，孔夫子的學生，出生在一個問題家庭，卻能夠潔身自愛，修養自己的品德與才能，在孔門十哲中，被列入德行科，夫子比喻他是「犁牛之子」。依據《冉氏家譜》

記載：冉離娶顏氏為妻，生下長子耕，以及次子雍。顏氏過世，又娶公西氏為妻，生下求。公西氏聽說孔夫子在闕里設教，將三個兒子送去受教，後來學業有成，世稱「一門三賢」，當地人稱為「三冉」。由於出身貧賤，父親冉離的素行不良，有人因此而攻擊冉雍，夫子卻反駁說，他有如一頭耕牛所生出來，可以成為祭祀用的小牛，山川之神是不會捨棄的。比喻他雖然出身並非在權貴家庭，但國家對於這種出類拔萃的人才，難道會捨棄而不任用他嗎？

冉雍有沉默厚重的特質，為人重仁義，不花言巧語，是一位德行修養很高而且氣度寬宏的人，是政治上不可多得的人才，深得老師的器重與讚賞，所以在此題稱：「雍也，可使南面。」南面是古人重視的方位，自古以來坐北朝南是為尊位，天子諸侯或國王，召見群臣及卿大夫等僚屬，都是南面而坐。其源由起於《周易．說卦傳》：「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是說八卦中的離卦象徵著光明，當太陽在正中

時，照耀南方，使萬物都能顯明而容易看到，這是代表南方的卦。所以古時聖王取法離卦，坐在北方，面向南方以聽取天下的政事，象徵面對光明以治理天下。所以「南面」，有居人君之位的表徵，引申為參與政事，成為一方的領導者的含義。此處表示冉雍有治理政事，成為一方領袖的才能與品德。

冉雍在此向孔夫子，請教有關子桑伯子的從政能力，夫子說：「可也，簡。」可見「簡」在從政方面的重要性。老子在《道德經》的六十五章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百姓心越純樸，國家越好治理；百姓越多巧智，國家越混亂。所以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說：「只要引導百姓遵循法令就可以了，不可以讓百姓都知道，反而增添許多治國的困難度。」因而簡單扼要而容易讓百姓遵循的法令，是安定國家政事非常重要的方法。

治國在於治民，治民在於安民之心。修道要在修心，修心必須認

清心的本質，以及沾染其上的雜質，才能致力於革除心物。《大學》的格物致知，是治國平天下的基本。先賢有《認清真相》美文一篇，可以給治國者與治心者，提供一個重要的方向：

天下沒有溝通不易的焦點。
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
天下沒有難以化解的恩怨。
天下沒有不能原諒的過錯。
天下沒有無法克服的逆境。
天下沒有絕不褪色的友誼。
天下沒有常相左右的親情。
天下沒有固若金湯的名望。
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財富。
天下沒有永遠順心的好運。

02 居敬而行簡

【原文】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表達居敬行簡　臨民應事可說方便
居簡行簡未免馬虎　過於隨便是否會偏

仲弓說：「居心能夠敬慎，處事能夠簡約，以此態度來處理百姓的政事，不也就可以了嗎？如果居心簡約隨便，行事簡陋敷衍，如此馬虎的行為，不就是太過於簡約了嗎？」孔夫子聽到仲弓的說明後，說：「冉雍說的話很有道理。」

冉雍（仲弓）在孔夫子讚賞他的才能，可使南面後，他更進一步

要了解從政的要素，於是又向老師請問，當時的隱士子桑伯子，可以從政嗎？因為子桑伯子的生活非常簡約，連會見客人時，不穿上衣，裸露上身，仿效夷狄，不注重外表的禮儀。可見孔夫子對於當時不同學說的尊重，並不加以排斥，擁有兼蓄包容的心胸。因古來的政治，都以「政簡刑輕」為治國的準則，政令簡單，百姓容易遵從；如果政令繁瑣，百姓容易犯罪。因而孔夫子回答冉雍問子桑伯子，說：「可也，簡。」

仲弓聽到老師的答覆後，隨即跟老師回應，「簡」也有不同狀況，於是提出了「居敬而行簡」與「居簡而行簡」的分別。關於「居敬而行簡」，所謂的「居」，是指自處的意思，也就是執政者本身平時的生活起居。所謂的「敬」，是指處事的態度，也就是執政者對於自己的要求，不敷衍塞責、不苟且了事，實實在在做事，還要能謙恭有禮、不恥下問；對於人民的事情，必須盡心盡力，一絲不苟，唯恐有錯，深怕耽誤人民的事情。所謂「行」，是指執政者所推行的

政令；所謂的「簡」，是指推出的政令或政策，必須簡明易行。所謂「行簡」，是指推出去的政令或政策，要使百姓都能明白而願意接受，如此才能產生良好的效果。

所謂的「居簡而行簡」，表面看好似以簡樸自處，與他人沒有過多繁雜的接觸，自己過著不與他人糾纏的生活，如此與世無爭是好的。但如果「居簡」，是指自己的生活馬虎隨便，不莊嚴敬重，行事鬆散，謀事草率，如此隨便的作風，用以執政，恐怕在治理國家，會有漏洞百出，百姓生活於水火之中，也無所謂，如此的簡慢，是不值得取用的。所以冉雍說：「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可見儒家所推行的「中庸之道」，對於人們在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當冉雍發表這個觀念之後，孔夫子對他的評語是「雍之言然」，表示對於冉雍的說法是贊同的。

治身如治國，要把心性上不良的習性清除，而非將心性中所本具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八德，一併都清除掉，那未免就太簡了。修

道修心，淨化心性，不攀緣不著境，才不會受到外界的干擾。因而能注力於心性的淨化，乃是修身治心的要義，才能做到無為而無不為的真無為，那就是中庸之道，學道者當有所領悟，莫錯解經意。先哲有《謀定後動》一文，可提供我們日常生活修身治心的參考：

喜怒不動身心泰，好壞不動法界寬；
得失不動心自在，稱毀不動佛國現。
喜時之言多失言，怒時之言多失禮；
哀時之言多失常，樂時之言多失態。
讀經傳則根底厚，看史鑑則事理通；
觀雲天則眼界廣，去奢好則胸懷淨。

03 顏回者好學

【原文】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 魯哀公向孔子請教　弟子好學誰為楚翹
> 顏回好學最為出色　遷怒貳過全不見了

魯哀公問孔夫子：「你的學生當中，誰最為好學？」夫子回答說：「有一個叫顏回的學生，最為好學，從不把心中的怒氣發洩在別人的身上，也不犯同樣的過錯。但他很不幸短命，已經死了，如今再也沒有如此好學的學生，也不曾聽到這樣好學的人。」

魯哀公，姬姓，名將，是魯國第二十六任君主，承襲魯定公為魯

國國君，在位二十七年，在位期間，魯國的政權被三桓所把持，形成「政在大夫」的局面。魯哀公曾經試圖恢復君主的權力，反被三桓所制而流亡越國。在位期間，國中雖有聖人孔夫子，也經常向夫子請教為政之道，但始終不能重用，終於淪為越國的附庸。

魯哀公在此題問孔夫子，在他的學生當中，哪一位是最好學的？也似乎有意詢問夫子，能從好學的學生中，找來幫助他處理政事，以拿回他的政權。孔夫子回答：「有一位學生最為好學，那就是顏回。」這裡所說的「好學」，和我們一般人所理解的有些差距，我們都認為喜歡看書或學習，從中了解一些學識，增長一些見識，就是好學。這裡的好學，包括品行、道德、學問，並非喜歡讀書而不求甚解；不是要表現給別人看，而是要真才實學；不是裝著修養很好讓人稱讚，而是表裡如一。

「好學」還必須要做到「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做到如《大學》所載：「所謂的誠其意，就是不要欺騙自己，有如厭惡

難聞的臭味，有如愛好美好的形色，這就是所謂的自性流露、法喜充滿，知足常樂的境界。所以有德養的君子，必須謹慎於內心未顯的缺點，在外人未見的時候，就要做好自我反省的功夫。無德的小人，平時居心不良，所作所為自然就不善，為了滿足私慾，只要能夠達到目的，沒有什麼行為做不出來的。一旦見到光明正大的君子，必然感到羞愧害怕而躲藏遮掩，將其不良的言行遮蓋起來，盡力表現善良的一面。但小人卻不知道，他的言行心思，在別人心目中，是非常清楚的，有如看到他的肝肺內心一樣，如此虛心假意，又有何好處呢？這已經說明了，人的本性是真誠的，是不會虛假的，在心性上存什麼念，言行必會老實的展現出來，這就是相由心生的道理，所以君子在獨處的時候，要特別謹慎小心，不要以為看不到，就可無所忌憚。」

好的品德，有如顏回的「不遷怒、不貳過」，是要在平時別人看不到、聽不到的地方去注意，誠心誠意去學習，並落實在生活之中，所以《中庸》提醒我們：「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樂天知命》一文，是古賢給欲學君子者，所提供的座右銘，足以幫助我們消化心中的障礙：

將飢餓者比，則得飽自樂。將受寒者比，則得暖自樂。

將勞役者比，則悠閒自樂。將疾病者比，則康健自樂。

將禍患者比，則平安自樂。將無業者比，則工作自樂。

將失敗者比，則有成自樂。將囹圄者比，則自由自樂。

將流浪者比，則安居自樂。將文盲者比，則讀書自樂。

將殘障者比，則肢全自樂。將孤獨者比，則有家自樂。

將死亡者比，則生存自樂。

04 子華使於齊

【原文】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使齊冉子請粟　夫子答應與之庾釜
冉子給與粟米五秉　如此做法有不是處

公西華出使齊國，冉有代替他的母親，請求發給贍養的粟米，孔夫子說：「可以給她六斗四升。」冉有請求再增加，孔夫子說：「再加給二斗四升。」冉有卻給他八百斗的粟米。

子華，就是公西華，原名公西赤，魯國人，具有非常優秀的外交才能，為孔夫子的弟子。在孔夫子擔任魯國大司寇的期間，派任他

代替夫子出使到齊國。當時管理糧食的是冉有，與子華有同學之誼，於是為子華的母親申請粟米。孔夫子原本答應六斗四升，後來又加給二斗四升，冉雍卻私下給了八百斗。在文中的「釜」、「庾」、「秉」，都是古代的量器名，釜器可容六斗四升，約合今日的一斗二升八合；庾器可容二斗四升，約合今日的四升八合；秉器可容十六斛，十斛為一斗，一秉為一百六十斗，五秉共八百斗。

司馬遷在《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中說：「王者以民人為天，民以食為天。」春秋時齊國宰相管仲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人類為了生活，懂得群居而互助合作，所以有家庭、社會、國家的組合，為了團體的生存，因而在每個團體，都設有不同的部門，各司其職，尤其是國家的組成，都是人類從上古時代至今，慢慢累積生活經驗的成果，為了群策群力，為了大家的幸福，各自努力奉獻自己的專長，才能創造更良好的環境，使人人都能依附在國家的治理下，過著平安順利的生活。

生活在國家社會團體中的每一位份子，都能各盡其力，各取所需，知所節制，不起私心而貪婪，不因貪婪而爭鬥，互相尊重而相輔相成，其實我們的生活是好過的，我們的心靈是安詳的。因而聖王的治國，通常是自己率先自律，做好本份工作，並盡力為民服務，作為人民表率，做到不令而行，國家自然和諧安定。誠如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所說：「對於夏禹，我不能有所指責了。其日常的飲食粗淡，然而對孝敬祖先祭祀鬼神，祭品卻很豐厚；平時的衣服很粗劣，然而上朝的衣冠卻很華美；平時居住的房屋很簡陋，然而對於整治水利工程卻很盡力。對於夏禹，我真的不能有所指責了。」

每個人天天都為自己的生活努力打拼，能夠盡一己之力，為社會服務，賺取生活的費用，那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最怕有些人的想法，不是很正確，想偷懶卻要多得，不盡力卻要多獲取，如此造成社會的不平衡，爭鬥由此開始。春秋時代的霸王政治，弱肉強食的爭鬥環境，帶來了社會的動盪不安。因而聖如孔夫子的參政，都希望建立

「少者懷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的大同世界。因而對於冉有為公西赤的母親請粟，儘量能滿足其需求，但對於過分的要求，他仍然認為是不妥當的。

國家是由人民所組成，國家要安定，人人都有責任，每個人都要能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不要越份行事。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萬法皆是心的作用，因而每個國民都要從修身做起，身能修家就能齊，家能齊國就能治，國能治天下就能太平。而先賢《潔身自愛》之文，正可以做為我們平時生活的自我勉勵：

和人比謙虛、勤奮，不要比驕傲、懶惰。
和人比儉樸、誠實，不要比奢侈、虛偽。
和人比度量、慈悲，不要比小氣、殘忍。
和人比厚道、孝順，不要比自私、忤逆。

05 公西赤適齊

【原文】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孔子知道給與意見　子華適齊富有耀顯
乘坐肥馬穿著輕裘　富上加富其實可免

孔夫子知道此事後表示：公西赤（即公西華）出使到齊國，乘坐肥馬的駕車，身上穿著輕暖的皮衣。

依據《孔子演義》記載：由於公西赤擅長交際，剛好有出使齊國的機會，冉求（冉有）將他推薦給季斯，經過孔夫子同意後，交代他說：「專差你到齊國去，向鮑國、高昭子投書，懇託他們力勸齊國君相，拒絕陽貨投奔求助，祇為陽貨奪劫了讙陽田賦實徵冊逃亡，料他必作厚禮奉獻。齊君貪得無厭，只怕見了厚禮，捨不得拒絕陽貨，

所以用你使齊，負起兩大責任：一是要兼程趕路，要在陽虎前先到臨淄；二是要你遊說高、鮑，竭力阻擋齊君不收留陽貨。」子華（公西赤）領命後，及時騎著千里馬趕到齊國的臨淄。

當時公西赤並未任官職，於是才有「冉子為其母請粟」之記載。冉求從倉庫中取八百斗粟米給公西赤的母親，孔夫子向他問明此事後說：「公西赤並非寒士，看他往齊國時服飾華貴，好似翩翩公子，吾曉得君子只肯周濟窮困的，不願增多富足的，何苦還要給他這麼多粟米呢？」

冉求答道：「子華家計不過中人產，季氏富堪敵國，此番沒收陽虎的家產，又多了幾十萬，他說虎賊的私產，原來是他的，現在天網恢恢，仍歸他有了。所以只有林楚領到賞銀千兩，求不曾出力，當然無分，仲由的功勞，比之林楚有過之無不及，因為他放走了陽虎，也沒有獎賞。子華並未受過他的祿養，現在叫他趕往齊國投書，朝廷不差餓兵，何必要等吾代請了，還不肯慷慨發給，要向夫子問給多少，

如此鄙吝成性，賞罰不明，莫怪陽虎要叛亂。在他耗去八十斛粟，好比向大海中，取了一杓水，無損毫末。在子華為他驅馳遠道，拿他八十斛粟，也屬分所應得。若然替夫子投書，再加遠數千里，求也不替他母親請粟咧！」

孔夫子說道：「鄙吝那是各人生就的性格，不過『不貪』兩個字，是吾同二三子應該遵守的。求你可曉得陽虎本為季氏家臣長，權勢富厚，和季氏差不多。只為他貪得無厭，以致於弄到身敗名裂。你的際遇和他如出一轍，應該拿他當前車之鑒，豈可再去蹈他的覆轍呢！」冉求唯唯應命。可見聖人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都以品德為重，與冉求的考量自有差異。

道在日常生活中，修道不離生活，所以修道士必須懂得時時要戒貪，刻刻要積德，處處求安心，常常心歡樂。有《懂得安樂》好文一篇，可為我們修身養性參酌：

家和萬事興，不和萬事傾。
一家若同心，烏土變成金。
賢婦令夫貴，惡婦令夫敗。
莫固執己見，要將心比心。
虛懷受教誨，和氣聽逆言。
多行陰騭事，善體父母心。
無私乃天道，盡孝是人倫。
性善子孫盛，德深功果豐。
得理不饒人，遲早輪到你。
平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腳。
臨事宜三思，退讓達遠謀。
黃金未為貴，安樂值錢多。

06 周急不繼富

【原文】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夫子聽說一般情形　君子救急以求安定
已經富足莫再增富　貧富能均才可和平

孔夫子接著說：我聽人家說，君子濟助他人，是在他窮困緊急需要的時候，而不要增加富人的財富。

自古以來聖人的教育，在於能守中道，如此才能過著祥和的日子，因此也特別提倡能處貧而不憂，且能安貧樂道，時時能憂道不憂貧，而且處富貴之時能夠不驕傲，如此才能培養美好的品德。當我們真能了解貧窮富貴的緣由，以及處置之道，且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去實踐，自然會有一番不同凡響的成就。佛家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

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要深信三世因果的實際情況，自能安心過日子，能夠天天踏實的了舊業，不敢再去胡思亂想而造新殃，讓自己墜落於無窮的輪迴中。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勉勵我們說：「富貴的生活，是世人所喜愛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取得，雖然得到了，恐怕也不能安心享用。貧賤的生活，是世人所討厭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避離，目前的貧賤是甩不掉的。一位有修養的君子，如果拋棄了仁德，怎能成就君子的實名呢？真正的君子，是不可以有短暫的時間去違背仁德；雖然在急促倉皇的時候，必然要依據仁德行事；雖然處在流離變亂的時候，也依然要依據仁德行事。」能夠經過富貴貧窮的歷練，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色誘不變志，遇財而不貪，才有機會成就大丈夫、真君子。

人生是一個磨練心性的地方，唯獨當人才會有機會接受磨練，能夠明白藉假體以修真性的道理，從而在日常生活中，面對自己的環

境，自我去體悟覺醒。當我們富有的時候，要知道施捨，藉此積功累德以消除累世的罪業，淨化自己的心性。當自己處於貧賤的時候，藉此以培養安貧樂道的精神，不因此而起貪念，使能真正淨化心性，當受到他人關心與幫助的時候，要懂得感恩與報恩，讓施捨者能增加信心，這也是功德一件。

同時也要知道在佈施的時候，是救急而不救窮，使其感悟到人間的溫暖，喚醒其本具的良心，使其遠離氣餒而墮落，使其產生信心而自立自強，這是「周急不繼富」的真諦所在。千萬不可因幫助對方，使其因此產生貪得無厭，要在此時趁機教導其修身養性，懂得在生活改善之後，能夠回饋社會，從而產生良性的循環。而且也要注意自己周濟貧賤者的態度，不可因此產生傲慢之心，讓自己的善心，變成造下惡業的原因，是非常划不來的事情，同時可藉此學習「無住相佈施」，產生互利的行為。

貧賤並不可怕，最怕無德而窮困；富貴不值得驕傲，能真心佈施

才可貴。來到娑婆世界，成為人類的一員，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是我們累世積德而來，佛家所謂「人身難得」並非虛言，因唯有人身，才有機會修成正果，因而要善加把握，莫讓此生可以成就聖佛神仙的機會，平白流失了。古聖有《醒世良方》之善文一篇，可做為人生修行的座右銘：

人非賢莫交，財非公莫取；
事非實莫言，念非善莫起。
謹慎則無憂，忍讓則無辱；
寧靜則常安，勤儉則常足。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
世事靜方見，情誼淡始長。

07 原思為之宰

【原文】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原思擔任孔府家宰　給與粟米共有九百
原思請辭由於過多　夫子建議供鄉用財

原思當孔府的家宰，孔夫子給他九百斗的粟米，原思卻辭謝，不肯接受，孔夫子對他說：「不要拒絕，你可以將這些粟米分給左鄰右舍，以及親戚朋友。」

孔夫子對於當時教導三千弟子，而有四聖、十哲、七十二賢的成就，當歸功於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的功能。想當年孔夫子的弟子，來自於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習性，有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程度，有

不同的品德，如果沒能用心教導而且教育方針正確，怎能有如此的成就。僅就本章而言，孔夫子對公西華出使齊國，冉求為其母請求粟糧的態度，與給原思的態度，有著截然不同的作法，這當然與這兩位學生的家庭背景以及行事風格有相當的關係。公西華的家境可稱小康，給予的粟糧只要合理夠用就可以了，其中或者孔夫子已經觀察到，不必再增加其富有，這對他並沒有增長品德的意義。

原思，姓原，名思，字子憲，是魯國人，為孔夫子的學生，在夫子當魯國的司寇時，曾經任用原憲為家宰的職務。原憲在未當官之前，家境非常窮困，居住在破草屋中，四處還長滿了雜草，連出入的路都快分不清楚了。家中的門用荔枝當門軸，破甕當窗戶，有空隙的地方就用破布條補塞，遇到颳風下雨時，整個房間上漏下濕，很是簡陋。但是原憲依然正身端坐，彈琴歌詠，吟誦詩書經典的聲音，猶如金石敲擊，鏗鏘有致，充滿信心，可說志向非常遠大。

有一次，子貢騎著駿馬，穿著華服，以莫大的排場來拜訪他。原

憲卻穿著破舊的衣服，拄著蒺藜的枴杖來應門迎接。子貢一見到他，就驚訝的問說：「您是不是生病了呢？」原憲回答說：「如果財物缺乏，那就是貧窮；假使學習夫子所傳授的學問而不能實行，那才是病啊！現在我的情況是貧，而不是病。」子貢聽了之後，覺得非常愧疚。

從文中的記載：「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來看，原憲是一位安貧樂道的君子，已經過慣貧困的生活，反而一下子得到九百斗粟米的薪俸，感到不習慣，因而不假思索的辭退。孔夫子給原憲的俸祿，是依據當時的制度給的，並沒有私下多給的情形，因而他告訴原憲，可以將自己所有，多出來的部分，施捨給左鄰右舍親朋好友，使得其仁道更能擴充。所謂的「鄰里鄉黨」，是當時的社會結構，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里。還有五百家為黨，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的組織，所以鄰里鄉黨，是指自己居住附近的鄰居鄉親。

人間是一個品德的磨練場，是修行的好地方，我們有幸此生能夠

為人，當要好好珍惜善用，就自己的環境來修養自己，並且以各種方式來幫助渡化他人，做到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醒世要言》一文為先哲所撰，可以幫助我們修身養性，淨化心性：

肯定自己才能向前，尊重別人才有助緣；
揚湯止沸莫若去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臨淵羨魚退而結網，近朱則赤近墨則黑；
樹怕剝皮人怕傷心，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過剛則挫過直則屈，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安貧樂道知足常樂，勤能補拙儉以養廉。
自滿招損謙虛受益，當仁不讓立功不居；
有容乃大能忍自安，怒能招禍寬可息爭。
不忮不求隨遇而安，飲水思源知恩圖報；
胸懷苛刻祿薄澤短，心地寬舒福厚慶長。

08 山川其舍諸

【原文】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孔子評論仲弓品德 才質優秀山川不捨
犁牛之子正合祭祀 良好品質其材難得

孔夫子稱讚仲弓（冉雍）說：「猶如雜紋的耕牛，不能用來祭祀，但其所生的小牛，毛色純赤，而且頭角端正長短適度，正合乎祭祀的規格。雖然有人不想用牠來祭祀，但山川的神靈怎捨得將其放棄呢？」

雖然很多人都希望別人知道他、了解他、尊重他，藉此能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卻很少人去注意如何達到自己想要的目的，結果把

自己搞得很累，生活經營得很辛苦，未必能夠如願以償，這是沒弄懂外欲有所得，必須內先積德，德必配位，才能有所收穫。因此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不要憂患得不到職位，該憂患是否有能力立足於職位上；不必憂患沒有人知道自己，只要要求充實自己，他人自然會知道。」能夠先行充實自己的智慧，備妥應事的能力，自然就會有很多機會等待著。

犁牛是普通的耕牛，騂，讀興，是赤色的牛，「騂且角」，是指所生的小牛，能長出赤毛與周正的硬角，是非常適合祭祀用的牛，主事者雖然不想用牠來祭祀，但山川的神明怎捨得放棄牠呢？孔夫子用「犁牛之子」來形容冉雍，雖然父親是失去貴族身分的賤人，品行也不好，但冉雍卻品德才學兼優，是一個當官為民服務的好人才，後來擔任季氏的家臣。俗語說：「將相本無種，英雄不怕出身低。」鼓勵我們，人人當自強，充實自己培養好為民服務的品德與能力，自然有機會，不要因一時沒被發現而氣餒。舜帝從田野中發跡，傅說從築牆

的工作中被提拔，膠鬲從販賣魚鹽中被推薦，管仲從管理獄政中被選用，孫叔敖從邊遠的海邊被選用，百里奚從畜牧業中被舉用，都是很好的實例。

如今道降庶民，已不同於道降君王將相及師儒的時代，人人都有機會成聖成佛成仙真。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堅。神仙的本質就是淨化心性，只要能了業了愿，清除累世的習性，回歸德能俱足的本性。因而致力於修行者，必然有機會受到明師點化，尋得修道秘訣，再加上自己努力修持，在平時生活中，面對人事物時，能做到常應常靜常清靜，自然在捨報時能從輪迴中解脫，自由自在逍遙於大道之中。

人間是道場，生活是道場，心性是道場，只要好好深入體悟，道場是無所不在的，只要我們有信心努力去實踐，沒有不能成就仙佛的世人。自古以來，所有成就的聖佛仙真，可說是我們最好的模範，在前面引導著我們，只要我們能深信因果與諸佛聖真的存在，一定有機

會成就。古德有《醒悟莫遲》一篇，可為修士修行的參考：

作惡從來必有報，積些善德蔭子孫；
莫向名利場裡走，休從酒色路中奔。
眾生惜取少時壯，人生此身不再得；
能種功德當下種，被受天惠福乃長。
堪嘆世人造業多，無常迅速實難逃；
高樓大廈非為貴，堆金積玉未足高。
是非分明陰司記，王曹鑒察渾身磨；
我今勸你修行路，不如及早念彌陀。
貪利逐名滿世間，不如破衲道人閒；
籠雞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
富貴百年難保守，輪迴六道易循環；
勸君及早能醒悟，一失人身萬劫難。

09 三月不違仁

【原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顏回三月不違仁德　夫子讚歎行為稱可
其餘同學日月而已　難如顏回始終貫徹

孔夫子說：「顏回啊！他的心境能夠維持三個月的時間，不違背仁道。其餘的學生，最多只能堅持一天，最長也只能一個月而已。」

孔夫子對於仁道的要求標準是很高而且很嚴謹，我們從《論語》篇章中，找出幾則來說明：

《論語・雍也篇》：孔夫子回答樊遲問仁時說：「有仁道的人，要先面對困難去解決，然後再取得利益，可說是有仁道的人。」又在

同篇說：「說到仁道，自己要能安身立命，也要讓別人能安身立命；自己要能通情達理，也要讓別人能通情達理。能夠在生活中就近體會，再做到推己及人，這可說是行仁道的方向了。」

《論語・顏淵篇》載：顏淵請問仁道，孔夫子說：「能克制私慾，使言行合於禮節，就是仁道。如果有一天真能做到克己復禮，天下人就會稱讚你是為仁者。實踐仁道由自己做起，難道是由他人去做嗎？」顏淵再問：「請問實踐仁道的細目？」孔夫子說：「不合乎禮節就不要看，不合乎禮節就不要聽，不合乎禮節就不要說，不合乎禮節就不要做。」同篇又載：仲弓（冉雍）請問仁道，孔夫子說：「出門與人會面，就要如同去謁見貴賓一樣慎重；使喚百姓時，要如同承擔重大祭典一樣莊重。自己不願意接受的，不要加在別人身上。如此在官場上，沒有人會怨恨；在家中，也沒有人會怨恨。」在同篇又載：司馬牛請問仁道，孔夫子說：「有仁道的人，說話要很謹慎，不可隨便開口。」司馬牛又問：「不輕易開口說話，這就是有仁道了

嗎？」孔夫子說：「實行仁道是很難的，說話怎能不謹慎呢？」

孔夫子又在《論語・子路篇》說：「剛毅、果敢、樸素、信實，接近仁道。」《論語・陽貨篇》記載：子張向孔夫子請教仁道，孔夫子回答說：「能實行五種美德於天下，就可稱為仁了。」子張問：「是哪五種美德呢？」夫子說：「就是恭敬、寬容、信實、勤敏、恩惠這五種美德。待人恭敬，就不會受到侮辱；待人寬容，就能夠得到眾人的愛戴；對待他人能信實，就能夠獲得他人的信任；做事勤敏，就能夠得到成功；給人恩惠，就容易使喚人。」

由上所舉，皆是仁道的內涵，這些都是本性內原來就具有，只因受到習性的覆蓋，未能全然發揮功能。人人在平時生活中能或多或少展現出來，但可能不多，或者不能夠持久。雖然每個人都有其生活的本領，或者應世生存的方法，但要真正全然發揮仁道，實是少見，所以本題孔夫子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可見行仁道之難，若非能如聖佛見性啟慧，實難常住真心，經

常維持仁道行事。

世人之心經常外放而不知收斂，致使本具的仁道受到慾望的覆蓋而難以展現功能，沒有了仁，接著義流失，禮崩壞，如此人心節節敗退，成為社會的亂源，最後吃虧的還是自己。因而要經營美好的人生，對於自己的習性應該有所節制，知道守戒律，就能產生定力而生智慧，有了智慧就知道如何經營美好的生活。古德有《應知節制》好文一篇，可供參考：

不可因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瞋；
不可因恨而多事，不可因倦而鮮終；
不可因驕而氣盛，不可因才而傲物；
不可因貧而喪志，不可因富而不仁；
不可因過而掩飾，不可因奢而敗家；
不可因貪而無恥，不可因樂而忘蜀。

10 由果可從政

【原文】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問仲由從政　孔子回答從政有成
仲由果斷良好素質　從政必備由具其能

季康子問孔夫子：「仲由（子路）可以任用他從政嗎？」孔夫子回答：「仲由行事果斷，對於處理政事有何困難？」

季康子，就是季孫肥，「康」是他的謚號，乃魯莊公的弟弟季友的後代，世稱季氏或季孫氏，與仲孫、叔孫同出於魯桓公，史稱三桓，由於世世執掌國家政事，又稱為三卿或三家。季康子是季桓子的庶子，魯哀公時當正卿，在當時是極有權勢的大臣，與孔夫子在世的

年代大約相近，他的父親曾經囑咐說：「如果你當了魯國的相國，要召孔子來輔助。」魯哀公十一年（西元前484年），當時孔夫子六十八歲，尚在衛國當官，季康子將他召回。

從《論語‧鄉黨篇》其中一章，可以得知，孔夫子與季康子的交情應該不錯。有一次，季康子贈送藥物給孔夫子，夫子拜謝而且接受了，並且說：「我不知道藥物的性質，所以不敢隨便服用。」由此可見，季康子是很關心孔夫子的身體健康，同時也可了解，孔夫子處理事情的態度，是非常嚴謹的，必須把事情弄清楚了再進行，從來不苟且馬虎去行事。

季康子為魯國的執政大臣，當然也想要有所建樹，因而經常向孔夫子請教有關執政的事宜。在《論語‧為政篇》曾記載：有一次，季康子問孔夫子說：「如果想要使百姓恭敬處事，忠誠待人，而且還能互相勸勉，要怎樣才能做得到呢？」孔夫子回答說：「執政者要以莊重的態度對待百姓，百姓自然會敬仰；上位者能夠孝敬父母，慈愛百

姓，百姓自然會盡忠；能舉用善良的人，來教導不知道行善的人，自然就會互相勸勉。」

季康子知道孔夫子的學生眾多，人才濟濟，於是想從中找幾位來幫他處理政事，首先向孔夫子問到了子路（仲由），其從政能力如何？夫子的學生與他天天相處在一起，對於每個學生的個性與做事能力，可說了若指掌。他隨即回答說：「仲由的行事作風果斷，當然可以從事政事。」可見果斷力是從政非常重要的能力。執政者必須制訂對百姓有益的法令，果斷去執行，使百姓有十足的信心，自然百姓就會服從，但不必說明太多的理由，使百姓產生疑惑，致使政令難以執行，是以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說：「只要引導百姓遵循法令就可以了，不必要使人人都詳細知道其內容。」

果斷是從政執行政令的良好條件，但果斷之前必須心細，把可能發生的問題都能考慮清楚，並做好萬全的防範措施，才能使果斷做出成功的效果。否則膚淺而衝動的果斷，變成了意氣用事，很容易就會

遇到困難障礙，如果沒做好事先防範的準備，恐怕事情一出現，就會一敗塗地而難以招架。古德曾留有一篇《親身體驗》之文章，可供我們參究：

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見識；
容一番橫逆，增一番氣度；
費一番功夫，少一番麻煩；
省一分經營，多一分道義；
學一分退讓，討一分便宜；
增一分享受，減一分福澤；
加一點體貼，知一點物情；
盡一點人性，得一點恩惠；
忍一點怒氣，避一點災禍。

11 賜達可從政

【原文】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

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再問子貢從政可否　子貢能夠事理達透
具有足夠從政能力　子知子貢實力豐厚

季康子又問孔夫子：「端木賜（子貢）可以任用他從政嗎？」孔夫子回答：「端木賜通達事理，對於處理政事有何困難？」

古時聖王時代，執政者勤政愛民，不著重在私人享受，卻專心於國家政事，希望百姓能過得安和樂利，有如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說：「對於夏朝的禹帝，我不能有所指責了。他平時過生活都很粗淡，然而對於孝敬祖先祭祀鬼神，所供的祭品卻很豐富；平時自己

所穿的衣服非常粗劣，然而上朝所穿的衣冠卻非常華美；平時自己所居住的房屋十分簡陋，然而對於整治水利的工程卻非常用心，對於夏朝的禹帝，我真的不能有所指責了。」

反觀春秋戰國時代的各諸侯國，其統治者大都為了私利而興起戰爭，窮兵黷武以爭權奪利，其下的權臣，一個比一個蠻橫霸道，甚至功高震主，不把自己的君王看在眼內，禮崩樂壞，自相殘殺，致使國家混亂，百姓顛沛流離。當時魯國的三桓，就是一個實例，在季康子執掌大權的時候，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聽從父親季桓子的囑咐，希望召回孔夫子回來輔助，而且還重用夫子的學生擔任家臣，如能真為百姓謀福利，實是一件好事，但從其作為來看，仍是為了自己的權勢著想。

依據《論語·顏淵篇》記載，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夫子請教有關「政事」的問題，孔夫子藉此機會勉勵他，身為執政者當要以身作則，才能獲得良好的執政效果，於是回答說：「所謂的『政』，就

是端正的意思，先生能夠率先推行正道，下面的人有誰敢不行正道呢？」又有一天，季康子看到國內的盜賊非常猖獗，心中感到十分憂心，於是向孔夫子請教處理盜賊的方法，夫子回答說：「先生您居於上位，如果自己能做到不貪求，雖然獎賞百姓去偷盜，百姓也不會去偷盜。」這是孔夫子藉機會告訴季康子要戒貪，使政治清廉，首先自己做好道德，再以道德來約束百姓，以禮教來教化百姓，使百姓都具有羞恥心，而且從心中革除做壞事的念頭，如此才能根本而有效治理盜賊的問題。

子貢在孔夫子的學生當中，善於經商及外交，經濟能力最為雄厚，而且善於口才，據說當時孔夫子能夠順利完成周遊列國，與各國的領導者及政要會面，借助他的才能不少。因此當時有人認為子貢的能力比老師要好，魯國的大夫叔孫武叔，在朝廷上曾經向諸大夫說：「子貢比孔子還要賢能。」孔夫子也在《論語‧先進篇》稱讚子貢的經商能力，對於商情的預測，經常很準確。

季康子在此也問孔夫子，有關子貢的從政能力，孔夫子據實回答說：「他的行事能夠通情達理，當然是有能力可以從政的。」從《論語》篇章中的記載來看，在孔夫子的學生中，子貢的社會經驗是非常豐富的，但就個人的智慧修為來說，他的「聞一知二」，當然就不及於顏回的「聞一知十」了。

我們今日借《論語》來問心，除了學習其應事能力之外，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學其修聖的功夫，因而古賢留下的這篇《親近有德》之好文，可供我們修道的借鏡：

依富欺貧之人不可學他，口是心非之人不可結他；
吃齋唸佛之人不可謗他，年高有德之人不可慢他；
不識高低之人不可理他，翻臉無情之人不可交他；
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讀書明理之人不可輕他；
忠厚老實之人不可欺他，禿瞎駝跛之人不可戲他；
身染惡習之人不可近他，逆親背祖之人不可諒他。

12 求藝可從政

【原文】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

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問有關冉求多藝可治修孔夫子說具備能力 冉求多藝政可治修對於政事治理優游

季康子又問：「冉求可以任用他從政嗎？」孔夫子回答：「冉求多才多藝，對於處理政事有何困難？」

執政者本身必須具有高尚的品德，以及具足的能力，才能使執政順利圓滿，才能使百姓安和樂利，但執政者除了本身有德能外，其執政團隊的品德能力，也是決定執政者效率的重要因素。古聖王如舜帝，其執政能在當時使百姓受益，其方法能流傳千古，而有「堯天舜

日」之美稱，其來有自。舜帝沒有私心，善與人同的偉大精神，以及為了達到良好的政治，使百姓能過更好的生活，至今仍流傳人間，為後代人所津津樂道。

依據孟夫子在《公孫丑上篇》說：「大舜有其偉大之處，就是遇到他人行善，就能夠認同他人，捨棄自己的不足，學習他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從他種田、燒製陶器、打漁，一直到當帝王，沒有不是採取別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能夠採取別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是形同幫助他人行善啊！所以君子的美德，沒有比幫助他人行善更偉大了。」

聖王之治，以善與人同來帶動百姓行善的風氣，無形中喚醒百姓的善良本性，使人人樂於行善，這才是政治的真諦，化民於無形之中而回歸自然。然而春秋戰國時期所形成的霸王政治，可以看到以殺止殺、以暴制暴的手段，制定許多法令來使百姓就範，以此來強制安定社會，這正是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所說：「用政令來引導百

姓，只能讓百姓暫時免於犯罪受罰，卻無法讓百姓有羞恥心。」世人一旦不知道反省自己，存有羞恥心，則時常會越規犯矩而犯罪，國家社會就會面臨混亂的危機。

依據《論語・顏淵篇》的記載，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夫子請教政事說：「如果將國內品德低劣的人殺掉，使百姓都歸向於有道德，這樣的做法如何呢？」孔夫子回答說：「先生治理國家，何必要以殺戮的手段呢？先生您想要向善，事事就能向善處去行，百姓自然就會向善。在上位君子的大德有如風，在下位小民的小德有如草，草上吹襲的風，一定可以掩倒小草。」這種以暴制暴的政治手段，孔夫子是不贊同的，所贊同的是以身作則。只許官方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是歷來不良的政治文化，領導者錯誤的行為不自我檢討改善，還大行其道，指鹿為馬，以非為是，最後必然使社會大亂，終究自食惡果。其實這段話也是孔夫子以軟性的方式，勸戒季康子錯誤的行為。

冉求，又稱冉有，在孔夫子的學生中，是一位多才多藝，性格謙

遜，長於政事的人物，因此與季路（子路）同列於「政事科」。在此題季康子向孔夫子問及冉求的從政能力，夫子以冉求多才多藝，適合從政。後來被任命為季康子的家臣，這時季氏比周公所建的魯國還富有，冉求卻幫他搜刮民財，以增加他的財富，孔夫子向學生發出命令說：「這不像我學生應有的作為，同學們可以前去聲討他的罪狀。」可見孔夫子對於學生的教育，一直都是很關心的。

世人並非生下來，什麼都會，都要經過一番學習而來，因而要謹慎於生活中的學習。古來聖賢仙佛，無不從凡人學起，因而《學如行舟》這一篇聖賢之學，可以陪伴著我們：

不能尊師豈有傳承？不能重道豈有修行？
不能忘仇豈能一心？不能苦練豈有收穫？
不能心專豈能吸收？不能虛懷豈能受益？
不能檢討豈能進步？不能自勉豈能有成？
不能冷靜豈能昇華？不能放下豈能精進？

13 閔子在汶上

【原文】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派閔子騫費宰　子騫拒絕季氏所派
有復我者已在汶上　善為辭謝姓隱名埋

季桓子派人請閔子騫當費邑的邑宰，閔子騫聽到後說：「請婉轉為我辭謝，如果再召見我，那時我已離開魯國，到汶水北邊的齊國了。」

《三國演義》載：「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君而事。」古來志同道合的人總會走在一起，同心協力去完成有意義的事情。我國東晉陶侃之孫陶淵明，當了彭澤縣令才八十餘天，為了不願意穿著整齊的衣

冠去迎接來縣裡視察的督郵，於是棄職而去，永遠離開官場而隱居鄉野，因而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流傳至今，表達不願意為了小小縣令五斗的薪俸，要低心下氣折腰向這些人獻殷勤。後來成為用來比喻有骨氣、清高人品的成語。

魯定公十二年（西元前498年），當年孔夫子五十四歲，擔任魯國的司寇之職，為了鞏固王室，削減三桓的勢力，與子路共同實施「墮三都」。當叔孫氏的郈邑被墮後，隨即將墮季孫氏的費邑。當時的費邑宰公孫不狃不從，率領邑人反抗，圍攻魯君，魯定公事敗逃亡到齊國。季氏為了安撫民心，重修政事，想要派任閔子騫當邑宰，於是派遣使者前來。閔子騫有感於當時的季桓子跋扈專政，不想為了職位與薪俸，助紂為虐。既然從政必須聽從主官的意向，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只好想辦法離開，於是對來使說：「好好替我辭謝吧！如果再來找我的話，我那時已離開魯國，到汶水之北的齊國去了。」

做事情必須講究原則，遵循原則去完成事情，至於其中的小細

節，只要不違反大原則，為了達成任務，就不必要過於固執，以至於影響行事的效率，是可以做適度的調整的，因而孔夫子的學生子夏在《論語．子張篇》說：「大的節操，原則上不可超越範圍，至於小的節操，稍有出入是可以通融的。」如此既可以保固原則的穩定性，又可以兼顧通融的靈活性，相輔相成，善於應用，對於待人處事是有很大的幫助。

在今日的時代，由於生活壓力的關係，又受到功利主義的影響，使得世人的道德觀念一再變化，越變越低落，人品越來越沒有價值，為了取得名利，經常不顧道義，廉恥為何物，早已模糊而面目全非。道德的敗壞，人倫的淪喪，使得社會越來越混亂，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反覆影響世人的心情，因而心理疾病倍增，精神疾病充斥，生活的品質不因錢多而變好，卻把金錢變成壓力。

錯誤的觀念，來自於不懂得正視人心的淨化，追求名利，看似得到物質的享受，卻使得精神層面空虛了，焦慮的心情，疲憊的精神，

使得生活品質更惡劣。目前要改善生活品質，唯有正視其問題所在而加以改善，古德有《講究效率》好文一篇，可提供我們生活中的參考：

會惜物，則能延長萬物的生命。
會用錢，則能成就廣大的事業。
會辦事，則能完成艱鉅的任務。
會待人，則能聚集天下的英才。
會策劃，則能克服任何的難關。
會思考，則能研發精湛的產品。
會謀略，則能降伏頑強的敵人。
會評估，則能掌握正確的資訊。
會守信，則能履行既定的交易。
會品管，則能維持往來的信用。

14 冉伯牛有疾

【原文】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有疾夫子探病　自牖執手觀其情形
好人伯牛何染此疾　只能說是命中注定

冉伯牛罹患重病，孔夫子前往探視，從門窗握住他的手，說：「你不應該會生這種病，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像你這樣的好人，怎麼會生這種難治的病呢！像你這樣的好人，怎麼會生這種難治的病呢！」

冉伯牛，名耕，字伯牛，春秋時魯國人（今山東曲阜）人，生於

魯襄公二十九年（西元前544年），孔夫子的弟子，少夫子七歲，出身貧寒，與冉雍同宗。孔夫子為魯國司寇，兼任相國時，非常器重伯牛，曾派他任職中都（今山東汶上西）宰。在夫子周遊列國時，他始終相隨。

孔夫子周遊列國返回魯國不久，他得了惡疾，從此一病不起，先夫子而死。據說他所罹患的是古稱惡疾的痲瘋病，當他病情日益加重時，早已閉門獨自居家，不與人接觸。由於此病起初的症狀，只是皮膚粗糙發癢，先四肢，接著全身都長出密密麻麻、有稜角的魚鱗片，輕輕一搔，鱗片便掉落，漸漸皮肉潰爛，膿血淋漓，不堪入目，異臭撲鼻，不僅別人感到厭惡，他也自慚形穢，因而不肯與人接觸，逢人經常避道而行，生怕傳染給別人。但孔夫子不因他染有惡疾而嫌棄他，並常在弟子中稱道他的德行，將他與顏回並駕齊驅。

有一次，孔夫子出遊，看到慈烏傷類，忽然想起了冉伯牛。他自從拜師入門以來，一直好學不倦，時時做事都以仁恕為準則，嚴格

要求自己。平時待人寬厚，對己嚴格，對上尊敬，對下慈愛，對同輩尊賢，在孔門的弟子中，德行僅次於顏回，與顏回、閔子騫、仲弓，同列為十哲中的「德行科」。在《從祀名賢傳》記載，說他曾經與孔夫子周遊列國，在陳蔡之間遇到被包圍的危難，足足七日無糧可食，許多同學都病倒了，打不起精神，而孔夫子照樣講他的學，朗誦他的詩，彈他的琴，唱他的歌。其中與夫子一樣能彈詠不輟的，就只有冉伯牛了，所以公孫丑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從前我聽人說：（中略）冉伯牛、閔子騫、顏回，都得到孔夫子全面的真傳，只是格局小一些而已。」這就是所謂的「具體而微」。

在此題的記載，冉伯牛罹患此重病，孔夫子到他家中探望，他家人由於恭敬，將他遷到南窗下，好讓夫子進門來可以坐北朝南，但夫子不如此做，就不進屋裡，只從窗口握他的手，並感嘆的說：「他沒有生這種病的理由，這是命中注定的嗎？這樣品德良好的人，怎會有這樣的病呢！這樣品德良好的人，怎會有這樣的病呢？」在詞意

當中，充滿了深深的惋惜。或者上天以如此的方式，來清除累世的污染，使他能夠回歸清淨的本性吧！

此世為人，是上天給我們機會，消除累世的業力，並完成願力而來，我們當要珍惜，先哲有《點燃心燈》一文，提供我們修行之用：

要選擇樂觀的人為友，避免與悲觀的人為伍；

樂觀乃是成功的要素，悲觀則是失敗的主因。

樂觀的人，只記住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悲觀的人，只記住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凡是越往好的方面去想，就會越來越好；

凡是越往壞的方面去想，就會越來越壞。

微笑只是一種表情，但微笑能解決問題；

皺眉也是一種表情，但皺眉卻緊鎖問題。

樂觀的人，會把小事當成大事辦；

悲觀的人，會把好事當成壞事辦。

15 回不改其樂

【原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夫子讚歎顏回賢良　簞食瓢飲平心安養
人不堪憂回不改樂　雖居陋巷仍能安享

孔夫子說：「真是賢能啊！顏回這個學生，平時的生活，雖然只是簡單的一碗飯，一杯水過日子，而且還居住在簡陋巷子的舊屋中，一般人無法忍受如此的困境，但顏回一點也不改變其安貧樂道的態度。真是賢能啊！顏回這個學生。」

顏回，姓顏，名回，字子淵，又稱顏淵，於西元前521年生於魯國，與父親顏路，同為孔夫子的學生，由於其學習態度認真，品德學

問都非常好，在夫子的學生當中，最受疼愛者，經常對他讚歎有加。在《論語》的篇章中，有十九章談及顏回，成為孔夫子一生中，重要的靈魂人物。夫子曾在《論語・子罕篇》說：「在我講學授課當中，能夠學習而不懈怠的學生，恐怕只有顏回一個人吧！」又在《述而篇》對顏回說：「有人任用的時候，就能發揮抱負，依正道而行；沒有人任用時，也能安心過著退隱的生活，只有我和你能夠做得到。」可見夫子對於顏回做人做事態度的肯定。

孔夫子的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造就了許多人才，對於顏回這樣的高材生，學習態度之認真，夫子對其品德教育之嚴謹，從《論語・顏淵篇》的記載可以看出。有一次，顏淵請教有關於仁道之事，孔夫子說：「能夠克制私慾，使言行舉止能合於禮節，就是仁。如果有一天能夠做到克己復禮，天下人都會稱讚你是一位仁者。實踐仁道要由自己做起，難道要由他人去做嗎？」顏淵接著說：「請問夫子有關實踐仁道的細節？」夫子說：「不合乎禮不要看，不合乎

禮不要聽，不合乎禮不要說，不合乎禮不要做。」顏淵聽了之後說：「我顏回雖然不聰敏，一定盡力去實踐這些話。」正因為他的謙卑學習，努力實踐，因而成就了「復聖」之果位。

魯定公十四年（西元前496年），孔夫子在匡地被誤認為陽貨（因兩人的相貌很相似），而受到當地人的圍困，師生失散，等顏淵脫困回來後，孔夫子見到他，擔心的說：「我以為你死了。」顏淵說：「老師還健在，我怎敢先死呢？」顏淵英年早逝，給孔夫子帶來了莫大的悲痛，因而在《論語・先進篇》傷心的說：「唉！老天爺真要我的命，老天爺真要我的命啊！」可見師生兩人的感情。

顏淵生活在困苦的環境中，卻能夠安貧樂道，因而孔夫子很讚歎如此的賢德，於是在本題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夫子曾在《論語・衛靈公篇》說：「君子當致力於謀求大道，不必專心去謀求食祿。雖然努力於耕作，有時難免有飢餓情形的發生。只要致力於學習

正道，爵祿自然隨之而來。因而君子所憂患的是大道難以推行，卻不必憂患處於貧窮的環境。」顏淵的行為，正合乎孔夫子所倡導的儒家精神。

修道重要在修心，時時要自我反省，抱持著謹言慎行的態度，讓我們的心性能夠日日提升。前輩有《謹慎行為》好文一篇，正可提供我們參考：

路怕走錯要多問，人怕做錯要多思；
話怕說錯要多慎，情怕投錯要多看；
意怕會錯要多聽，心怕用錯要多慮；
忠誠服務成功易，孝敬擔當立業多；
謙虛處事立道基，禮讓待人不可離；
卑下自牧為至德，驕傲自大入苦池。

16 不說子之道

【原文】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

冉求直向夫子陳白　不是不樂將子道排
懇請諒解力有不足　是以無法使力前邁

冉求對孔夫子說：「我並不是不喜歡老師所說的道理，只因我的能力無法去實踐。」

冉求，字子有，或稱冉有，也稱有子（孔夫子另一位學生有若，也稱有子），於西元前522年生於魯國（今山東省荷澤市定陶區冉堌鎮冉堌集村），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二十九歲，個性謙和內向，多才多藝，尤其擅長政事。孔夫子曾在《論語・雍也篇》回答季康子時說：「冉求多才多藝，善於圓滿政事，對於從事政事有什麼困難

呢？」又在《論語・公治長篇》回答孟武伯時說：「冉求這個人的才能，如果住有千戶人家的城邑，或是擁有百輛兵車的卿大夫家，可以派他去當邑宰或家臣。」這是孔夫子對於冉有從政能力的肯定，在孔門十哲中，與子路同列為「政事科」。

由於孔夫子開創私塾教育，以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的方式，在當時造就了許多人才，使得他的學生，在當時成為各國君王或諸侯，爭取輔政的重要對象。魯定公十年（西元前500年），孔夫子年值五十二歲，在魯國由中都宰升任為司空，再升任為大司寇。有一天，相國季桓子在早朝後，問孔夫子：「司寇大人，您的門下人才濟濟，能選幾位來當我的家臣嗎？」夫子當時推薦了冉求和子路，在擔任家臣期間，尚能稱職。

魯哀公十一年（西元前484年），齊國攻打魯國，當時季桓子已於西元前492年過世，季康子繼任魯相國執政，冉求率領季氏家兵打退齊軍，子貢又聯合吳國，打敗齊國，魯國因此轉危為安。季氏挾此

勝利之勢，以防備為理由，擬增加稅收以備戰，雖經孔夫子反對，仍然倚重冉求貫徹執行，在《論語・先進篇》有「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的記載，說明了季孫氏的家產高過魯君，而冉求竟然還為他苛徵賦稅，以增加財富，所以夫子對他的學生說：「這不是我孔門的家風，你們可以大張旗鼓去聲討他。」

冉求在跟孔夫子學習的階段，由於夫子對實踐仁道的要求非常嚴格，給了學生不少的壓力，尤其對於內向的冉求來說，更是一個大考驗，所以在本題冉求說：「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看到這裡，要自我反省，每當接觸新的學習項目，或是在修道遇到困難障礙，一時無法突破時，大多會出現如此的障礙，如果沒能堅定信心，往往此時會有停頓或墮落的現象。此時當要集中精神，更加精進，才能在逆境中成長，開啟智慧，使自己更上一層樓，不要讓自己錯誤的觀念，阻礙自己回歸本位的機會。

人身難得今已得，當善用此身，速尋明師訪求真理大道，點開玄

妙的大關，努力精進行功立德，以為了業了願突破累世因果的障礙，回歸本源，才不枉此生來到人間。古德有《謹慎應事》一篇，可以陪伴我們在平時生活中歷練，以找回自己寶貴的佛性，其文如下：

榮辱禍福皆是業，心甘情願任他來；
利衰毀譽無非緣，心安理得隨他去。
貧病之時知朋友，患難之時識真情；
進退之時懂分寸，得失之時通因果。
大惡多從柔處伏，哲士須防綿裡針；
深仇常自愛中來，達人宜遠刀頭蜜。
飽諳世事休開口，此心先要放平來；
行雖無過心常恐，事到難平意貴和。

17 力不足中廢

【原文】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孔子回以非力不足　中道而廢一無是處
冉求你是劃地自限　願你省悟障礙排除

孔夫子針對此事，對冉求說：「能力不足的人，必然半途而廢，如今是你劃地自限，不想往前進步。」

當世人做事遇到困難阻礙時，往往會出現幾種狀況，有些人會因此稍作停頓，等到觀察清楚，找到突破的方法再前進，這是正確的；有些人遇到就會慌張而無所適從，從此一蹶不振；有些人會因此激發潛力，更加努力學習，以突破困難，善用逆為增上緣，這是最好的。

在此題，孔夫子針對上題，冉求說：並不是不喜歡老師所傳授的人生

道理，是因為自己的能力不足，所以無法實現。孔夫子擅長因材施教，當然平時對於學生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必須觀察入微，知其優缺，才能在實際生活上做出適度的調整，使每位學生都能改善缺點，發揮長才，成為當時從政的棟樑。

孔夫子對冉求說：能力不足的人，早就半途而廢了，但如今的你不是能力不足，只是自己沒有認清自己，不想往前進步，不去想辦法突破，如此的故步自封，甚至於自以為是，這是有違常理的。孔夫子知道冉求多才多藝，在從政上有其獨到之處，所以才會推薦給季孫氏當家臣。但一不小心，就會露出缺陷，因而孔夫子時時都在觀察而加以糾正。依據《論語‧八佾篇》記載：季康子僭越禮制，要到泰山去祭祀，孔夫子對冉求說：「你不能諫止季氏，挽救他僭越禮制的罪過嗎？」冉求回答說：「我不能。」其實這個不能，實為不敢，展現了他遇事退縮的個性。又在《論語‧季氏篇》記載，季氏將伐顓臾，冉求、子路向孔夫子報告，都是季氏要的，我們兩人都不要，想把責

任推得一乾二淨。但夫子卻明確地告訴二人，你們輔助季夫子，不能使遠方的人服從歸順，還把國家弄得四分五裂，而且還計謀在國內動戰爭，如今引以為憂的，季氏的憂患，不是在顓臾，而是在自己的內部。」

孔夫子在《論語・先進篇》對子路與冉求同問「聞斯行諸」，給出不同的答案，對子路說：「有父親兄長在，要先請示他們，怎可聽了就去實行呢？」對冉求卻說：「聽了就可以去做。」夫子的分析是：「冉求的個性畏縮，所以要鼓勵他前進；子路好勇過人，所以要勸退他。」如今聽到冉求的回答，說是自己的能力不足，才無法做到老師所教導的目標，夫子一語道破，是自己劃地自限，限制自己的進步。

有了人身才能修道脫離苦海，修道重在修心，修心要在淨化心性，要把累世所累積的不良習氣清除乾淨，才得以回歸至善的本性。理論看似簡單，但真正付諸行動，卻會遇到重重的障礙，經常會打擊

信心。因而常聽到想修行卻又做不到，大多以沒有佛緣、根基不好推託，不知如此的觀念與行為，不但對自己沒有利益，而且是在陷害自己，讓自己永沉苦海而難以解脫。《轉變心念》是古賢所撰，可為挽救自己的座右銘：

用樂觀去取代悲觀，用體諒去取代刻薄；
用希望去取代失望，用知足去取代不滿；
用鎮靜去取代浮躁，用隨緣去取代孤僻；
用愉快去取代煩惱，用寬恕去取代責備；
用接納去取代排斥，用布施去取代慳嗇；
用謙卑去取代傲慢，用慈悲去取代惡毒；
用讚美去取代嫉妒，用熱誠去取代冷漠；
用和睦去取代對立，用自信去取代自卑；
用放下去取代執著，用祝福去取代怨恨。

18 女為君子儒

道德修養君子風範　鼓勵子夏夫子殷盼
君子之儒注重內修　走向聖賢脫離平凡

【原文】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

孔夫子勉勵子夏說：你要成為一位有道德修養的學儒者。

子夏於魯定公三年（西元前507年）出生，衛國人，姓卜名商，字子夏，有人稱卜子夏，拜孔夫子為師，少夫子四十四歲，家庭貧窮，非常勤奮好學。他才思敏捷，以文學著稱，對於《詩經》與《書經》的造詣尤深，與子游、子張同列為孔門十哲中的文學科。於孔夫子謝世後，居於西河（今陝西省大荔縣）專心執教，對於後人影響至大，其知名的學生有田子方、李悝、吳起、公羊高、穀梁赤、段干木，就

連當時的魏文侯都前來拜他為師，對他禮敬有加。由於他的氣質很像孔夫子，所以西河人尊敬他有如夫子。

子夏從老師那裡學習到許多有關培養人格的教誨，除了本身嚴加警惕親自實踐之外，還經常用來教導告誡他的學生。依據《論語・子張篇》記載：子夏說：「在學習過程中，雖然有些是小技藝，也必然有其可觀賞之處，但就遠大來看，恐怕有其窒礙難行之處，所以君子是不願意去做的。」又說：「每天能花一些時間，去探求以前未學過的新知識，每個月都能花一些時間，去複習舊知識而不使遺忘，這種人可說是好學了。」又說：「能夠廣泛地去學習而堅定志向，還能夠切題發問而就近思考，仁道就在其中了。」又說：「小人犯了過錯，怕人知道，必定會想辦法加以掩飾。」又說：「君子的容貌有三種變化：遠望時讓人覺得莊重，接近時讓人感到溫和，聽他說話時又很嚴謹。」這就是子夏的為人拘謹，生活謹慎，常常步步為營。

此題是孔夫子針對子夏的教導，要作一個君子儒。所謂的

「儒」，是人與需的結合，是指人群中為大家所需要者為儒。客觀而論，在大家心中所需要的，就世俗而言，是名利情；就心性而言，是人倫道德。名利情乃為一己之私為多，這是孔夫子所說的小人儒。本題孔夫子要求子夏要成為君子儒，所謂的君子儒，必須心地光明，志氣宏大，為國為民謀生活上的福利；為眾生謀心性上的清靜。因而要成為一位堪當大任的君子儒，必須要一心為公，所作所為所言所行，都要為大眾著想，經常要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上去精進。

《中庸》載：「所以一位真正的君子，其治理天下的方法，要從本身的品德做起，要能得到百姓的驗證認同，還要考察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且不相違背；行為要能夠頂天立地，而且不違背正道；可以質詢於鬼神，而且沒有懷疑；經過百世之後，等待聖人出現，也沒有疑惑。能質詢於鬼神而沒有懷疑，這就是知道天理；百世以後，等待聖人出現，仍然沒有疑惑，這就是知道人性。」這正是要

成就君子儒的寫照。

要成就君子，必須做好自己，是以古賢《嚴守分寸》一文，可供參究：

知人不必言盡，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口德於己。
責人不必苛盡，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度量於己。
才能不必傲盡，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內涵於己。
鋒芒不必露盡，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收斂於己。
有功不必邀盡，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謙讓於己。
得理不必搶盡，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寬容於己。
受寵不必恃盡，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後路於己。
氣勢不必倚盡，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厚道於己。
富貴不必享盡，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福澤於己。
凡事不必做盡，留三分餘地於人，留些餘德於己。

19 無為小人儒

【原文】無為小人儒。

繼續提醒子夏為學　莫學小人自己醒覺
君子小人品德分別　勉勵子夏選擇正確

孔夫子繼續勉勵子夏說：不要成為一個沒有道德修養的學儒者。上一題孔夫子勉勵子夏要成為一位君子儒，才能有益於社會大眾。相反的，一個人如果一心一意只為自己的名利情打算，縱使擁有了天下，卻失去最重要的良心，那又有何用呢？自己除了享受一生一世的榮華富貴以外，卻傷害了許多的人，違背了許多的人倫道德，最後窮得只剩下錢，如此的人生，只能與充滿細菌的髒錢相處，深深種下三惡道的種子，讓自己永世沉淪於苦海中，陷害自己於水深火熱之

中，那又何苦呢？

在《論語》中有幾處篇章談及君子與小人的對比，正可提供我們認識君子儒與小人儒的分別，並深入去探討，且在生活中去實踐成為君子儒，不可沽名釣譽而陷自己於小人儒而不自知，那就太可惜了，也太可憐了，也太可惡了，但願大家謹慎為之！

孔夫子在《為政篇》說：「君子的品德，以道義來團結眾人，卻不以私利來結黨營私；小人的作為，常以私利來結黨營私，卻不以道義來團結眾人。」在《里仁篇》說：「君子念念不忘進德修業，小人念念不忘自己起居與安危；君子念念不忘遵守國家法律，小人念念不忘私利的獲得。」又說：「君子曉得義理，小人只知道私利。」又在《述而篇》說：「君子心地純潔，自然心胸坦蕩；小人心地暗昧，自然心中常處憂患。」

孔夫子又在《顏淵篇》說：「君子成就他人的美德，不會促成他人惡行；小人的作為，正與君子相反。」又在《子路篇》說：「君

子處處能與人和諧而不結私黨，小人常常喜歡結私黨而不與人和諧相處。」又說：「君子容易侍奉，然而不容易取悅，如果取悅不以正道，他是不會喜悅的，等到選用人才時，依其才能而任用；小人難以侍奉，然而卻容易取悅，取悅雖然不以正道，他也會喜悅，等到選用人才，卻處處要求完備。」又說：「君子的態度，安詳舒泰而不驕傲；小人的態度，驕傲而不安詳舒適。」

孔夫子又在《憲問篇》說：「君子的品德向上達於仁義，小人的品行向下達於財利。」又在《衛靈公篇》說：「君子平時要求自己充實才學，小人卻經常要求別人稱讚自己。」又說：「君子不可能由小事來了解他的為人，卻可以承擔大任；小人不能承擔大任，卻可以從小事知道他的為人。」

君子與小人，都是由人去作為，都是人心的作用，一念公正即是君子，一念邪私即是小人。心念是每個人生活的主角，將來要成聖成佛，或要當魔做鬼都是自己的抉擇，上天堂下地獄都在一念之間，可

見古聖佛都是時刻在提醒我們，保護自己心性的清靜。古德有《警世通言》一文，在提醒著我們：

為善能改變命運，懶什麼？兒孫自有兒孫福，憂什麼？
他人富貴有原因，妒什麼？弟兄姊妹皆同氣，爭什麼？
舉頭三尺有神明，欺什麼？前世不修今世苦，怨什麼？
惡人自有惡人磨，憎什麼？多行不義必自斃，刁什麼？
聰明反被聰明誤，巧什麼？怨怨相報何時休，恨什麼？
穴在人心不在山，謀什麼？世事真如一局棋，算什麼？
人爭閑氣一場空，惱什麼？虛言折盡平生福，謊什麼？
榮華富貴眼前花，傲什麼？不禮爹娘禮鬼神，敬什麼？
死後一文帶不去，慳什麼？一旦無常萬事休，忙什麼？
公門裡面好修行，凶什麼？

20 未嘗至偃室

【原文】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擔任武城邑宰　夫子問他身邊人才
澹臺滅明行事坦然　未進私室光明公開

子游擔任武城的邑宰（行政長官），孔夫子問他說：「你已經找到得力的助手了嗎？」子游回答說：「有一位叫澹臺滅明的人，其行為光明正大，從不走邪路，不是為了公事，從來沒有來過我的住家。」

公正嚴明是執政非常重要的原則，根據《論語・顏淵篇》記載：

季康子向孔夫子請問政事，孔夫子回答說：「所謂的『政』，就是端正的意思，先生執政能率先行以正道，有誰敢不行正道呢？」執政者為全民的模範，當要以身作則，才能讓政令推行順暢而有效。

至於長官與部屬之間的行為，應該要如何相處，才能算是正確而有效。如果過於疏遠，可能無法充分溝通，而難以傳達上意，使得政策窒礙難行。如果過於親密，因而感情用事，當然會影響政策的施行，或者在某些環節上，會讓人誤解用不同的標準施政，這會是造成混亂的原因。因此，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提醒我們：「克盡禮數以侍奉君王，本是臣子應盡之事，但也很容易被曲解為諂媚君王。」因而在行政的立場上，要如何做到公正而不疏遠，敬重而不諂媚，不讓人起瓜田李下的遐想，平時在行政的立場上，職場的規矩，是應該要謹慎的。

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又稱言游，西元前506年生於吳國，為孔夫子的學生，少夫子四十五歲，為孔門十哲中，與子夏、子張同

列為文學科。他秉承夫子的教誨，注重禮樂教化，相傳《禮記・禮運大同篇》的緒言，即是言偃所撰寫。他在二十幾歲時就擔任武城（魯邑，在今山東省費縣西南）宰的職務，有一天，孔夫子帶了一群學生到武城看他，一進他的轄區，到處可聽到彈琴唱歌聲音，如此歌舞昇平的景象，使得夫子非常高興。同時非常關心的問起子游：「你在武城有獲得一些人才嗎？」子游回答說：「有澹臺滅明的人，為人光明正大，從不走旁門左道，如果不是為了公事，從來不到我的辦公室來。」這位澹臺滅明，姓澹臺，名滅明，字子羽，魯國武城人，小夫子三十九歲，後來經過子游的推介，也當了夫子的學生。

執政靠品德與能力，誠心誠意為百姓服務，不要為了升遷或職位，到處去拉關係、走後門，當一個空降部隊，這會讓社會秩序大亂，而且讓人瞧不起。修道亦是如此，重要在修心，無論現在修行的團體擔任任何的天職，都以誠心度化眾生為主軸，做好自己的份內工作，以此來修養自己的品德，並時時代天宣化以渡化眾人。並非靠口

條以取得上位者的歡心，只做表面工作，就可以回天。若不能合乎天意，從修身、修心、修靈、修神、修性以入真理大道，將是徒勞而無功的。因而無論擔任什麼天職，都要藉此努力去了愿與了業，才是光明正大之道。古德有《覺醒人生》之文，可供參考：

在物質上能淡泊，則不為形役。
在心性上能淡泊，則不為情困。
在名利上能淡泊，則不為世遷。
在情感上能淡泊，則不為境轉。
在道德上能堅持，就不會犯錯。
在果斷上能堅持，就不會反悔。
在法理上能堅持，就不會紛亂。
在自信上能堅持，就不會遺憾。

21 孟之反不伐

【原文】子曰：孟之反不伐。

孔夫子對於孟之反 不誇功勞非常讚歎
保護全軍使能安全 用心盡力諸緣不攀

孔夫子讚歎說：孟之反這個人不誇耀自己的功勞。

孟之反，姓孟，名之側，字之反，是魯國的大夫，屬於三家之一的孟氏家族。魯哀公十一年（西元484年），齊國侵略魯國，魯國迎戰時，左師的軍隊獲勝，但右師卻被齊軍打敗，此時孟之反就在右師之中。孟之反不伐，是說明孟之反在這次失敗的戰役中，其所表現的功勞是很大的，但他卻不誇耀自己的功勞。

從世人的生活中，可以觀察到凡夫俗子的習性，愛出風頭的大有

人在，為了爭強好勝，為了攬功諉過，為了顯示自己的才華與功業，不惜互相爭鬥、嫉妒，雖然有些人能獲得一時的勝利，卻結下了累世難以了結的因果，讓自己生生世世沉淪於苦海中難以出離。能如顏回的不遷怒、不貳過、不伐善、不施勞者，實不多見。孟之反以自己的性命殿後抵擋敵人，不顧自己的安危，還表現了謙遜不伐的美德，是非常難得的。一位淡泊名利的君子，在亂世中，除了自己能忠心為國為君王無厭無悔的付出以外，還要能夠保持嚴正，說話還要能夠特別謹慎小心，以免惹禍上身。孟之反立了偌大的汗馬功勞，雖然能贏得大家的讚賞，最難能可貴的是，能壓低自己的姿態，做到明哲保身。

關於「伐」字，《九天玄女治心消孽真經》有一段精闢的論述：「所謂的『伐』，是誇耀功勞的意思。古時候的大禹不自誇功勞，認為他的所作所為，只是因勢利導、稀鬆平常的事情，雖然建造了萬古以來宏大的功勞，還能在聽到善言時，向人拜謝誠受。這沒有其他的理由，聖德愈高大，其聖量就愈廣闊，聖人不自以為是聖人，才能真

正成就聖人。而且在儒門中的顏回夫子，從不誇耀自己的才能，張揚自己的功勞。由於他認為行善是天賦的本性應當要做的，有什麼可誇耀的餘地呢？勞作是人的天職所應當盡力的，有什麼可張揚的呢？而且能將有看成無，實當作虛，如此才能常常使自己感到不足，不能滿意，所以才不會自滿而誇耀張揚，這就是他能成就復聖的原因。雖然能夠做到三月不違背仁道，德行已經充足，但自己總以為尚有一些地方未盡完美。其他有如《論語‧雍也篇》所記載的孟之反，不肯誇耀功勞，當齊國攻打魯國時，魯軍敗走，孟之反在軍後押隊。到了進入城門時，鞭策他的馬，並對眾人說：『不是我有勇氣殿後，是因為我的馬不肯前進啊！』因而孔夫子特別提出來，表揚他隱而不顯的大德。」

人的品德，都會表現在平時生活的言行舉止上，古人有《觀人要訣》一文，可提供我們觀人以鑑己，見賢以思齊，見不善自反省：

為人要有風格，亦即看他人格的高低。
為人要有風度，亦即看他度量的大小。
為人要有風範，亦即看他德威的輕重。
為人要有風骨，亦即看他氣魄的軟硬。
為人要有風采，亦即看他教養的成敗。
為人要有風尚，亦即看他智慧的深淺。
為人要有風趣，亦即看他品味的好壞。
為人要有風紀，亦即看他律己的寬嚴。
為人要有風雅，亦即看他仁心的厚薄。
為人要有風行，亦即看他志向的遠近。
為人要有風義，亦即看他節操的忠奸。
為人要有風華，亦即看他一生的得失。

22 馬不前進也

【原文】奔而殿，將入門，
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護軍殿於後　將入門故意將馬抽
並說非敢後馬不進　觀看其作為德甚厚

孔夫子接著說明：有一次戰敗，軍隊逃走時，自己卻殿後，等快要到城門時，故意猛力鞭打所騎的馬，還說：「並非我故意要殿後，是我所騎的馬不肯前進。」

一個人的品德，是在平時生活中學習來的。《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原本自己的本性，都是至善的，沒有奇奇怪怪的分別心，但自

從來到人間，受到紅塵習氣的污染，漸漸變質，以致所沾染的習性，偏離本性愈來愈遠，當然與正道就不能相比了，因而孔夫子在《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足以為道。」當世人偏離正道而背離正道時，必然招來許多災難與禍患，如果想要恢復清靜的本性，就必須靠有如聖人的明師指引，才得以突圍而得到解脫，因而想要脫困者，必須找明師點開障礙事理的玄關，專心學習道理，親身去印證突破，才能有所成就。是以六祖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告訴大家說：「善知識！這菩提般若的智慧，世上的人本來就具有，只因為心性受到外境的迷惑，不能自己了悟，必須藉著大善知識的開示引導，才能夠見到本性。」這大善知識就是徹悟真理，能夠引渡眾生出離苦海的明師。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走正確的道路，本來就是自己應該去做的，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何須去誇耀張揚？真正要學道明理的人，這些都是自修自成的事情，與他人有何干係呢？所以九天玄女在《治心

消孽真經》說：「古時的聖賢，有功勞不敢誇耀，為何那些如井底之蛙的短視之人，還自我讚歎誇耀，顯然不知量力。」孟之反的素養，在這一次戰敗的戰役中，已經凸顯出平時內德的涵養。因而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不必憂患得不到職位，該憂患是否有能力立足於職位上；不必憂患沒有人知道自己，只要要求充實自己，他人自然會知道。」天道好還，從不遺漏，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孟之反具有優質的本性，而且還能在重要時刻自然表露出來，這功夫是平時在待人處事中已經練就，並非一時能夠刻意表達出來的，為了維護戰敗魯軍的安全，願意以自己的生命去殿後抵擋齊軍的追擊，智仁勇三達德在此表露無遺，所以孔夫子特別在《論語》中提及，以表揚其不伐之德，足為後人學習。

見賢思齊是修道者平時要做到的，但對於時刻反省檢討自己的毛病脾氣，於人生的修行中更為重要。是以《人生的弊病》的賢文，可以成為修道士陪伴自己的座右銘，應該經常引以為戒：

不敬天地十惡病，不明是非糊塗病；不孝父母忤逆病，兄弟相爭不親病；
不怕國法恃強病，假公濟私忘廉病；不遵道法毀謗病，六親疏失無義病；
不信因果報應病，相鄰不睦生分病；不知惜福貪婪病，恩將仇報惡念病；
不勞而獲妄想病，男盜女娼羞恥病；不思上進癡呆病，投機取巧自私病；
不可一世狂妄病，忌賢妒能嫉妒病；不學無術白目病，暗笑旁人奸巧病；
不能吃虧薄福病，怨天尤人理虧病；黑心賺錢欺世病，幸災樂禍竊喜病；
損人利己自肥病，倚富欺貧勢利病；詐騙搶奪昧良病，修道貪財逆天病；
消極悲觀絕望病，浪費食物暴殄病；心無主見優柔病，背心說人壞心病；
強詞奪理招災病，愛慕虛榮欲求病；欺善怕惡小人病，為富不仁吝嗇病；
全無慈悲刻薄病，譁眾取寵背義病；口是心非虛偽病，貪名圖利選舉病；
借債不還纏殺病，沽名釣譽假善病；過河拆橋斷後病，迷戀惡習毀滅病；
逃避現實懦弱病，行醫重利缺德病。

23 有宋朝之美

【原文】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孔子評論當時風情　祝鮀為人巧言善佞
還有宋朝俊俏過人　世風衰落敗壞德行

孔夫子評論當時的情勢說：如果沒能具有祝鮀的巧言善辯，然而卻具有宋朝的俊美容貌。佞，就是說話敏捷，能言善辯。

天生具有優良的條件，是上一世積德而來，好不容易累積良好的德性，如果今世能以所得到的福報，繼續修行，藉此以為福慧雙修的雄厚基礎，如此善用，才是有智慧的選擇。如果將今世所獲得的福報，任意加以揮霍，胡作非為，敗壞德性，如此惡用，這是最愚癡的作法，等於拿石頭砸自己的腳，豈止一個笨字可以形容，這可以說是

喪心病狂了。因果定律，自古至今直到未來，從不改變，這是大道之誠信，讓世人有跡可循。在歷史上，不難看到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的實證，從不虛假。

祝鮀，祝是宗廟的官職，祭祀時負責唱誦祈禱的讚詞；名鮀，字子魚，衛國的大夫，依據《左傳》記載，祝鮀擅長外交辭令，能言善辯，又會阿諛奉承，受到衛靈公的重用。魯定公四年，周天子派了劉文公會合天下的諸侯。當時的衛國大夫行敬子向衛靈公稟告：「有關會盟這樣的大事，想要得到合宜的結果，是很困難的。會中往往有諸多的爭執和怨言，更是難以處理。必須要派祝鮀為隨從，憑藉他的口才協助，最為恰當。」於是，衛靈公就命令祝鮀與他同行。由於會盟要排定各國的順序，私下得知蔡國排在衛國之前，是由於蔡國的始祖蔡叔，是衛國始祖康叔的哥哥。為了爭取衛國在蔡國之先，祝鮀細數周朝開國周公協助天子，分封諸侯的情形，並不是按照年紀的大小排列，而是注重德行。然而此次諸國會盟，主要的目的，是要恢復文

王、武王時的大道，衛國的康叔有賢德，遠遠超出蔡國的蔡叔，把衛國排列在蔡國之後，豈能符合注重德行的本意呢！後來，衛國得以排列在蔡國之前，實在得力於祝鮀的能言善辯，難怪受寵於衛靈公。

靠嘴巴吃飯，雖能得一時之利，但對於福國利民，並非靠口才就可以，必須要具有賢才，才是根本之道。但在當時的風氣，靠口才與才貌立足於社會的比比皆是，祝鮀雖非賢能的棟樑，對於國家尚有利益存在。依據《論語・憲問篇》記載，孔夫子談及衛靈公的昏庸無道，季康子問：「既然是這樣，為何還不喪失君位而敗亡呢？」孔夫子說：「由於其國中尚有仲叔圉接待賓客，祝鮀管理祭祀，公孫賈統治軍隊，能如此善用人才，國家怎會敗亡呢？」這是孔夫子對祝鮀能力的肯定與讚賞。

宋朝，春秋時宋國的公子，名朝，以容貌俊美聞名，宋朝逃奔到衛國，因姿容出眾而得寵於衛靈公，因經常出入宮中，暗地裡與衛靈公的母親宣姜私通，又與其妻南子私通，惹起了許多的禍亂。孔夫子

對於當時的風氣，不重品德，只重視口才與外貌，使人民失去生命的核心價值而感嘆。

如今社會，拜金主義十分嚴重，不顧人倫道德，造成社會混亂，大道的降世，就是要挽救人類。世人當要自我反省，及時改善，才能挽回人心墮落的頹勢，因此古賢所撰《世人之通病》一文，極有鑽研而警惕的價值：

只會好逸惡勞，夢想不勞而獲；只會好高騖遠，夢想一步登天。
只會享受權利，不肯實踐義務；只會要求別人，不肯檢討自己。
只重外表形象，缺乏內在修持；只重個人得失，缺乏團隊精神。
只重物質享受，忽略精神涵養；只重名利追求，忽略心靈提昇。
只知犧牲他人，不能捨棄自己；只知想到眼前，不能顧及未來。
只知製造問題，無法提出答案；只知攻擊異己，無法和衷共濟。

24 難免於今世

【原文】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 夫子續談當時習俗　崇尚時髦自取其辱
> 衛國風氣敗壞如此　自招災難自受其苦

孔夫子接著說明：當時有如此的現象，難怪無法免於災難的肆虐。

在《論語》解釋的諸多版本中，此章不同的見解甚多，有說：「沒有祝鮀的口才，以及宋朝的美貌，很難立足於社會。」有說：「如果沒有祝鮀的口才，以及宋朝的美貌，很難誘人耳目，如果視聽不好，難免受人厭惡。」有說：「沒有祝鮀的善辯，卻有宋公子朝的美貌，想在當代避免災難是很難的。」有說：「現在當官的人，如果

沒有祝鮀的花言巧語，或是沒有宋朝的俊美外貌，恐怕很難在如今的世道上免於災難。」有說：「雖然不喜歡祝鮀的巧言善辯，卻喜歡宋朝的美貌，難怪如今衛國的局勢會有災難。」

從以上各種解說來看，可以理解當時社會的風俗，不是注重如祝鮀的能言善辯，以取得在位者的歡心，就是要具有宋朝的美貌，以取悅執政者的喜愛。然而這兩者都是社會現象的虛華表象，也意味著社會風氣敗壞，不注重人倫道德與真實才能，因而國家要面臨許多的災難。正如《中庸》所載：「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孔夫子對於社會著重於名利富貴的取得，於是風氣偏向於口之才與貌之美，不以為然，如果長此以往，社會風氣敗壞，人心惡化，人倫不守，道德崩潰，將直接影響國家的安定。因而夫子不認為有口才是美德。孔夫子對「佞」的看法，依據《論語‧公冶長篇》記載，有人說：「冉雍本性仁厚，但不善於言詞表達。」孔夫子說：「何必

要巧言善辯呢？用善辯來應付人，經常會惹人討厭，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但又何必用巧言善辯來應付人呢？」又《先進篇》記載，子路推薦子羔擔任費邑的邑宰，孔夫子說：「你會傷害到年輕的子羔。」子路說：「此地有百姓，又有社稷可供他實地學習，為何一定要讀書，才算是學習呢？」孔夫子說：「因此事讓我討厭強詞奪理的人。」又《衛靈公篇》記載，顏淵問治理邦國的方法，孔夫子說：「採用夏代的曆法，乘坐殷代的木車，服用周代的禮冠，使用韶樂和武樂。要捨棄鄭國的樂曲，遠離善辯的小人。因為鄭國的樂曲淫蕩，善辯的小人危險。」又在《衛靈公篇》孔夫子說：「花言巧語敗壞品德，小事不忍耐，足以敗壞大事。」又在《學而篇》說：「慣用花言巧語，以及外相美色迷惑他人，這種人很少有仁慈的心。」可見孔夫子是很不喜歡「佞」，因其會敗壞德性，禍國殃民。

宋朝因貌美而受寵於衛靈公，從此而有機會私通其母親宣姜，以及其妻南子，因怕事跡敗露，就勾結一幫人作亂，將衛靈公逐出衛

國。後來衛靈公復國登位，宋朝與南子出奔晉國，衛靈公以母后想念兒媳為由，把宋朝召回衛國。衛靈公的世子蒯聵，痛恨母親南子與宋朝的私通，設計將兩人刺死，不小心被南子發覺，被南子告到衛靈公，蒯聵因而被衛靈公驅逐出境。這正是貌美不善用所惹的禍。

修道修心，因而時時刻刻要看好自己的本性，而不是著重在會講道理給別人聽，讓別人欣賞而得到尊重。《正確的處世》之賢文，可指導我們修道：

用慚愧的心看自己，用寬恕的心看別人；
用感恩的心看世界，用樂觀的心看未來；
謙虛服務才有前途，禮貌尊重才有人緣；
良好習慣才有威儀，勤儉好學才有成就；
冷靜是智慧的門戶，勤勞是成功的種子；
惜福是幸福的泉源，懺悔是改過的妙方。

25 何莫由斯道

【原文】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談道述其理路　誰能明理不由戶出
真理大道聖賢所行　欲學聖賢必由此途

孔夫子說：有誰成就人生的大事，卻不經由真理大道的呢？那世人為何不走這條真理大道呢！

孔夫子是一代的聖人，所說的人生大事，當然與生死有關。生從何來，死歸何去？人生難得，來當世人一輩子，難道只是為了結婚生小孩傳宗接代，多賺一些錢，得了某些地位，如此的成就而已嗎？或者還有更重要的意義呢？要我們去找出更大的秘密，更重要的因緣呢？就佛家的觀點，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得很清楚：「什麼是

一大事因緣呢？經文上說：『諸佛世尊，都是為了一大事因緣，所以才出現於世間。』所謂的一大事，就是佛的知見。世間的人，心向外迷惑執著於一切相，向內迷昧執著於空相。如果能夠面對一切相而不執著一切相，面對空相而不執迷於空相，就是內外不被迷惑。如果能夠覺悟此一法門，在一念之間，心地開朗，這就是開佛知見。」人人本具佛性，能在五光十色的誘惑下不被迷惑，從此解脫，回歸自己的本性，就是開佛知見。

宗教的根源是大道，所有的宗教都是為了引導世人返回大道根源而設立，都是以各種不同的教化方式，引領有緣的徒眾回歸大道的本位，是以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修道是宗教的大事，藉著不同的教化儀式，使回歸正道入於本宗，就是回到大道的根源處。因而各宗教的宗旨，都是教導信眾，淨化心性，回歸本位，因而孔夫子在此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從文中的淺意來看，是說：「有誰要從自家的門戶出去，而不必

經過玄關之道的呢？」玄關是進入家門的通道，是屋外與屋內的緩衝處。如果以人體來比喻房子，人體的玄關，就是靈性出入的關口，生靈由此入，才能活命，當捨報要離開人間時，能由此玄關出而回天，才是正常的，如果從其他的九竅出，則將繼續輪迴於六道，唯有從玄關竅回歸，才得以回歸本性的至善地，所以又稱「九死一生」，當身上九竅封死，死後能從玄關竅出，才能使本性復活的意思。孔夫子曾以《得道不易要惜緣》為題，賜下：「道降庶民白陽天，緣深之者天恩沾；欲求大道乃不易，眾等皆要惜此緣。朝聞道者夕可矣，論語早將妙道宣；誰能出不由斯戶，幾人此義來細參。吾之文章得而聞，性與天道來究研；天何言哉藏妙諦，忠恕抱之一貫傳。」之寶訓，給了我們重要的提示，想要回歸佛性的本位，必須藉由明師指點，開啟受到累劫業力封閉已久的無縫鎖，也就是玄關竅門，再經過自己努力親證，才得以獲得真解脫。

人生真正的成功，許多人以為在人間留下豐功偉業，但明白真理

的人，已證得神聖仙佛本位者，當要知道其訣竅，就是要清淨本性，才能回歸本位。古德留下《成功的要訣》，可為我們修行參證：

寧願做不會忘記目標的軍鴿，絕不做只會浪跡天涯的野鳥。

豈有不盡義務只享權利之事？豈有毫不勤勞而能成功之理？

每一個開始都是希望無窮的，每一個努力都是值得喝采的。

成功不是投機與取巧的結果，成功都是努力與血汗的報酬。

成功就是要採用正當的手段，努力去達到正當的預期目標。

失敗則是因缺乏成功的意識，自己又缺乏堅持到底的鬥志。

要想戰勝敵人就要具有勇氣，要想戰勝自己就要具有信心。

用何種想法將決定何種命運，用何種做法將決定何種人生。

一意孤行剛愎自用肯定失敗，與人為善從善如流將能成功。

把握機會便擁有成功的希望，守株待兔便決定失敗的下場。

26 質勝文則野

【原文】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本質文飾互相比較　質勝過文粗俗無巧
文勝過質顯得虛華　文質彬彬君子之鑰

孔夫子說：「一個人的本質如果勝過文飾，就會顯得粗俗；如果文飾勝過本質，就會顯得虛華。如果文質都能兼備，才能成就內外如一的君子。」

此題的質，是指本質，乃內在；文是指文飾，乃外表。不論是內在還是外表，都是大道的產品，其本質沒有好壞、善惡、是非⋯等等對立的分別，《心經》說大道的本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因而要知道「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由於因緣果法的作用，大道才生出了萬法異相，因而有了諸多的文飾，諸法產生許多幻象，也就是世人眼前所見到經常變動的假象，這是大道的作用：「色異於空，空異於色；色不是空，空不是色；受想行識，也是如此。」所以展現「諸法顯相，有生有滅，有垢有淨，有增有減，是故空中有色，有受想行識，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聲香味觸法。有眼界乃至有意識界，有無明，亦有無明盡，乃至有老死，亦有老死盡。有苦集滅道，有智亦有得。」

可見大道包括原來的本質和文飾的外相，身為人類，更要知道我們也是大道的產品，我們的心意識與言行舉止，接受大道運行法則的支配，具有人身，最大的功能，就是能自主去運作調配，要成聖成

佛成仙，或要成凡成魔成鬼，都可由自己的作為去決定，而這些作為乃是心的作用，所以說「萬法唯心」。此處的質，是不經過修飾的本質，雖然粗俗，卻本自然而天真；此處的文，是經過修飾的外表，雖然華麗，卻非自然而做作。但由於人情世故的影響，既然為人，除了要具有本性的天真以外，尚要具有文明的修飾，才能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

因而在世間的人，由於沾染塵俗的習氣，導致難以回歸本位，必須借著假境以磨煉出真心，才得以回歸大道的本源，是以要經過明師指引，然後切磋琢磨，才得以找回真本性，成為彬彬有禮的修道士，所以《心經》指導我們：「修行以能達到無所得故，此時心性已經清淨，知道上要學菩提佛性，下要度化薩埵有情，必須要依般若波羅蜜法去修持，所以才能獲得心無罣礙的境界。由於心中沒有罣礙，就不會有所恐怖，自然遠離顛倒夢想，達到究竟涅槃的境界。」大道從無形到有形，從有為到無為，從本質到文飾，無不包含，其中互為因果

關係，修道士當要明白，不能以斷滅法來修行，應該要以因緣法去探究，才能徹底而圓滿認識大道，使大道在自己身心上的成長，能夠行於正道上，才得以了業了願而回歸至善的本源。

《呂祖百字碑》首句說「養氣忘言守」，告訴我們在生活中，要行中道才能成為彬彬君子，而君子之道要善養浩然正氣。有了浩然正氣，才能將身心靈上的邪氣妄念驅走，使真氣得以回歸本性，本性才得以復活。人生中只要我們能透過學習，消除不良的習氣，許多真氣就能回歸本性，古德的《你有多少氣》之文，值得我們去參究：

居家要有生氣，養生要有真氣；
為人要有骨氣，處世要有正氣；
交友要有義氣，做事要有朝氣；
論理要有和氣，戒惡要有浩氣；
修身要有靜氣，奮鬥要有勇氣。

27 人之生也直

【原文】 子曰：人之生也直。

至聖孔子述說人生　若要平順必須直正
心口如一行於正道　人道圓滿天道可登

孔夫子說：人的一生想要平順，就必須秉持正直之道。所謂的「直」，就是正直，所謂「正直」就是順天理而行。天理者，通於大道之真理。人是萬物之一，秉承大道之元氣而生，依據因緣果法所造成的命運生活在人間。不明此理者，將隨波逐流而輪迴於苦海中，明理且能實修者，獲得明師指引，開啟玄關，親自依理實踐，才能真正從此重重的玄關障礙中解脫。在過程中，雖遇到種種業力的糾纏，必須行功立德以解除外，尚要精進於修道，開啟智慧才得

以突破層層的障礙與考驗，才能夠達於止至善的目標。因而必須秉承誠心，以正直的理念行於中庸之道，才是人生旅途最佳的選擇。

人生的旅途中，在日常生活的待人處事時，能夠做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要我們藉假境以修真心，修回正直的心，邪妄的習性自會收斂，才能夠回歸正道。其要點不外乎是致力於養性與鍊命。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養性者，培養先天靈性，認明本來面目外，對境以忘情，內虛空而絕慾。不著於空，不著於色；不著於實，不著於虛。萬物皆空而靈自明，一塵不染而性自見。心則道，道則天。知天則知道，知天性則靈，靈則玄，養性則養靈養玄。言動視聽，必求守禮；喜怒哀樂，必求中節。恭讓友悌，必求盡道；飲食衣服，必求適宜。未來不思，過去不憶。事事不較長短，處處常存涵養。身無慾而靈自定，心無貪而性亦醇。看人作惡，須檢點自己之過，方免有失；遇人樂善，應勤勉自己之功，庶幾有成。三心了，四相絕，六根靜，七情除。性似虛空，心如明月，鍊成法體，歷劫不壞

也。」

又說：「鍊命者，鍛鍊精氣神，以復其命也。精氣神三寶，乃人生精華。固精守氣，延生妙藥；養氣安神，保命金丹。無精不能養氣，無氣不能化神，無神不能還虛，靈性自難圓明。精足氣充，則先天可復；氣充神旺，則大道可成。氣由精生，固精必須寡慾；神自氣化，養氣務宜絕思。固精養氣之妙訣，鍊神還虛之玄功。靜者易悟，動者難明。由精化為純真之氣，由氣鍊成純陽之體，由神還到清靜之虛。心火下降，腎水上昇，水火融和，性命合一，萬劫不壞，永生不滅。昔日仙家鍊丹之法，將凡精凡氣凡神，鍊成元精元氣元神。攝精以固氣，養氣以凝神，守神以還虛，得全人大命，乃人生之至寶也。欲求還源返本，必鍊性命之學。修道之士，欲修性命，不可執於命，亦不可執於性，當知性命雙修。」

性命雙修才能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兼具內功外德，誠心遵行中庸之道以回歸本位。此篇《為人的準則》之好文，乃古賢修行心得，

值得修道士靜心體悟，於平時生活中去實證：

一個負責的人，勇於承擔而不推諉，要給人信心。
一個優秀的人，凡事決不輕言放棄，要給人希望。
一個慷慨的人，肯將利益分享大家，要給人歡喜。
一個能幹的人，一定樂於提供協助，要給人方便。
一個謙卑的人，以犧牲奉獻為己任，要給人尊崇。
一個守信的人，不輕易對人作輕諾，要給人交代。
一個明理的人，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要給人公道。
一個知命的人，逆來順受力爭上游，要給人示範。
一個發心的人，信心十足自立立人，要給人平安。
一個慈悲的人，隨時隨地愛人如己，要給人幸福。

28 罔之生幸免

【原文】罔之生也幸而免。

> 至聖孔子繼續說明　言行不正心不安寧
> 雖能僥倖免於禍害　依因果律必受報應

孔夫子接著說：如果言行不正直，也只能一時僥倖免於禍害而已。

所謂的「罔」，與上題的「直」形成對立，乃是存心不良，經常以誣衊造假騙人，不能直道而行，不勞而獲是其生活哲學。一心想著天上掉下來禮物，明知守株待兔、瞎貓碰到死老鼠是童話故事，但懶散成習，詐欺成性，讓自己無法振作起來，只是想用花言巧語，招搖撞騙的伎倆，僥倖獲得，或者偶而能得到，以為自己比別人聰明，把

變態變成常態，把僥倖變成好運，以為上天對自己特別照顧，不知天道是公平的，終究走上害人害己之路。

造如是因，得如是果，是天理運行不變的鐵則，自古以來從沒變過，可說「天律森嚴，從不疏忽」、「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還，善惡皆有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緣成熟，果報難逃，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三章說：「過於勇敢，不知自律，必然招來殺身之禍；知所自律，不敢隨便造次，就會有活命的機會。勇敢與不勇敢，這兩樣的行為，如果善用，將會得利；如果惡用，必然招害。天下間所招致的凶惡，都是依據天律而來，有誰能夠知道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連明白道理的聖人，有時也難以徹知其中的原因。天道自然的運行，不與萬物相爭，卻能勝過萬物；不必言說，卻能與萬物相應；不必刻意召喚，禍福自然前來相應；看似舒緩而無所用心，卻能產生最好的策畫效應。天道有如一張巨大的羅網，看似稀疏，卻不曾有過失漏。」知道天道運行的規則，為人就要直道行事，絕對不可

罔道而行。

僥倖的心態，以為胡作非為，不見得會有惡報，有時或能得一時的利益。天目如炬，天耳甚聰，無人能逃天理的報應。是以就長久來說，背道的行為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患與災難。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有明確的分析：「善惡兩途，報應分明。為善者，雖逢凶而化吉；為惡者，雖迎祥而轉禍。世風日下，民智日高，不論富貧，不信報應。或犯天理，或虧人道。勸其行善立功，則曰不必；勉其方便佈施，則曰何用。一旦禍患臨身，反悔莫及。或遇水災，田園土地俱沒；或逢火劫，宅舍財產皆空，此豈非惡貫滿盈之報乎！人有非為之心，天無不報之理。古時報應較遲，今之報應較速；人心愈來愈惡，天理愈報愈彰。莫以文明以妄作，當以厚道而自重。天之生人，賢愚不齊，或生富貴之家，或生貧窮之門；或為高官顯爵，或為帶病殘廢。此皆因果所繫，休怨上天不慈。知足常足，心自安樂；知非改非，命定亨通。善者天理也，天理存即人慾滅；惡者人慾也，人慾生

即天理微。往古來今，有善有惡者多，誰無報應；自生及死，是賢是愚不少，孰免輪迴？」

不明理難修道，直道而行，解開因果牽纏，才能脫離六道輪迴；罔道而行，因果牽纏不已，將使自己繼續輪迴。因而古賢《真相在何處》一文，平時要多加參研，有益於明理實修：

恭敬在進退裡，健康在養生裡；
關懷在友誼裡，放下在心結裡；
知過在懺悔裡，包容在修養裡；
堅忍在奮鬥裡，莊嚴在舉止裡；
謙虛在人我裡，智慧在書本裡；
寬厚在待人裡，戒行在行儀裡；
供養在誠心裡，快樂在工作裡；
孝順在感恩裡，幸福在人倫裡。

29 知不如好者

【原文】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夫子教導明理知道　不如喜好能夠做到
知而不行猶如不知　知而能行才能稱好

孔夫子說：對於一件事物，知道的人，還不如喜好的人。

所謂的「知」是對於事情的理解程度，由於每個人在平時生活中，對於處理事情的態度不同，對於「知」字的看法也不同。首先我們對「知」字的本意作個分析，知是由矢與口組合，口是表白之意，矢是疾速如矢之意，可見知是週知事理，通達人情，必然瞭於心而疾於口，以見其所表白的識見，既敏捷，又明確。然而識見的敏捷與明確也有深淺的不同，以人體來做比喻，從毛開始，往皮至肉及骨

達髓，有膚淺如皮毛，深入如精髓的差距，對於事理的探討，亦有粗理、細理、微理、妙理、玄理的不等層次，這是隨著每個人精進的態度，開發智慧的層次不同而有差別。

好大喜功急於表現者，經常聽到事情還不明就裡，就說他知道了，為了搶頭功，獲得虛名；有些人知道了，屬於一知半解，對於事理似知而不知，當人問及，為了面子，怕人看不起，所以就說知道。如此的作為，實有欺己騙人之嫌，於人於己都不好，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對子路說：「仲由（子路）啊，平時所教導的，你明白了嗎？明白就說明白，不明白就說不明白，最後才能真正明白而成為有智慧的人。」不明白硬說明白，就是假知，讓自己永遠不明白，不明白坦白說，虛心就教於明白的人，自然就能明白，才是真知。

然而知道歸知道，如果不能加以實踐，以達於目標，是沒有效果的，空口說白話，猶如說食不飽，畫餅難充飢。世人都想過著幸福美

滿的生活，但如此的願景必須自己去落實，因而要從良好的心做起，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自然就能得到。宗教的教化，聖佛神仙的指導，無非就是要我們從淨化心性著手，才能真正得到幸福美滿。因而當我們想藉著宗教的指導去修行，就必須從修身做起，再進入修心、修靈、修神、修性，最後才能契入大道，回歸本位。如果我們只知道修行很好而不去親證，美好的結果是得不到的。所以必須要生出愛好的心，才能產生動力而往內心深處探究，才得以找回自己的本性，回歸至善的大道，所以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信解行證」是修行佛道所必經的四個過程，對於佛道不能有信，就沒有動力往前行，當有了信，就會產生力量想去了解佛道的內容，這就是知。當知道後必須親自實踐，直到獲得證明，找到自己的本性，才是我們這一生為人最重要的目的，否則便是白來人間一趟。機會難得，當要好好善用此生，前賢有《一切操之在我》之好文章，可供我們修行的參考：

即使你改變不了別人，但可以改變自己。
即使你改變不了事實，但可以改變信念。
即使你改變不了過去，但可以改變現在。
即使你改變不了環境，但可以改變作風。
即使你改變不了無常，但可以改變我執。
即使你改變不了命運，但可以改變人生。
即使你不能控制他人，但可以自作主張。
即使你不能預知未來，但可以把握今天。
即使你不能樣樣如意，但可以事事盡心。
即使你不能延伸壽命，但可以善用生命。
即使你不能八面玲瓏，但可以盡其在我。
即使你不能離苦得樂，但可以學習放下。

30 好不如樂者

【原文】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孔子有說喜好道理　除了喜好還要盡力
最好能夠樂在其中　游刃有餘與道相契

孔夫子接著又說：對於一件事物，喜好的人，還不如樂在其中的人。

喜新厭舊是世人面對人事物，不能以平常心面對，當遇到情況有所變化時，很容易隨著外境而改變。然而就事論事，改變必須合理，並非是壞事。當我們有不好的習性、錯誤的觀念，當遇到事情而產生阻礙的時候，如果不能及時改善，恐怕會讓事情愈來愈惡化，終究一敗塗地。良好的本性人人具有，然而受到習性的覆蓋而難以發揮功

能，所以必須借境煉心，堅持正確的作法，面對諸多的障礙與考驗，要能通過才能有所成就。然而做事不能樂在其中，把修行當成一件很快樂的事情，恐怕盲目地喜好，會在遇到困難阻礙時打退堂鼓。這種心理微妙的變化，必須生活在其中，努力用心去觀照的人，才能清楚其中的過程，並在其間做明智的改善，使自己能得到真正的解脫而成為自由自在的人。

孔夫子在五十知天命之後，就一直樂在心性淨化的修養之中，在其不厭不倦地精進努力中，才有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的成就。修道並非一蹴可成，必也明理實踐，時時反觀，淨化心靈，不只身入道場，以取得入道修行的門票；更要心入道場，將執著妄想的心清除乾淨，使靈活起來，才能在待人處事中靈活應用；借著生靈活現的機會，才得以找回元神；當元神寂靜時，自然回歸本性；等待本性圓滿時，自然回歸本源而契入大道。是以《中庸》載：「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能回歸至善的大道，必須要累積至德，至德乃本

性中具足，只因受習性地覆蓋而難以發揮回歸至道的功能。

當我們真能明白本具佛性一切具足時，自然就會樂在其中而不厭不倦保持平常心，就不會再向外攀緣追求了。平常心就是中庸之道，是我們誠心流露的現象，可發揮「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特質，而找回本具聖佛的本性。能樂在修道中，才能靜下心來仔細而有耐心，觀照此心在生活中的變化，逆向思考，從萬法微妙地運作中，追溯萬事萬物萬象的本源，從有形找到無形，從有為進入無為，自可漸漸靠近大道的根源，而讓本性匯入大道的根本，猶如大海中的水泡，破了自然與海水無異。這正是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章提醒我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因而在平時的生活中，一切都有真理的存在，那要看我們是否有不棄不捨的信心，以及是否有面對千錘百鍊的決心，在這面對的當中，還是否能存有一顆樂在其中的平常心了。

君子之道在人，但必須向天道學習，才能稟其率真的天性行事，

天性是天命所賦予，只要不攀緣世俗凡境，不受到人間五光十色的影響而生出過多的慾望，能夠通過酒色財氣的考驗，能使視聽言動合於禮，讓自己時刻實行於中庸之道，自然可保護好清靜本性，就能與大道相合而不相悖，樂在其中而人不知，這是自己的靈性已經達於清靜的境界。是以修道士要讓自己的靈性淨化，必須在日常生活中，隨時反省，處處改善，自有成就。古哲有《人生要有五平》好文，可供我們修道之用：

生活要平淡：生活要勤儉簡樸，隨遇而安。
為人要平實：為人要嚴守本份，忠厚老實。
心境要平和：心境要樂觀知命，保持開朗。
處事要平穩：處事要腳踏實地，認真負責。
遇事要平靜：遇事要沉著冷靜，不慌不忙。

31 中上可語上

【原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夫子說明智慧程度　中人以上其所接觸
上乘道理可以與語　深悟其道真心常住

孔夫子說：對於中等智慧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比較深奧的道理。

智慧本在人人所具佛性中，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在男不增，在女不減；在老不增，在少不減；在君不增，在民不減。人人平等，只因智慧受到因果業識的掩蓋，所以智慧有增有減、有明有暗、有大有小。這可以從面對事情的處理態度與能力，可以判斷出來。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一章說：「具有上等智慧的人，一旦聽聞大道，隨

即能夠體悟而勤於修道；中等智慧者，聽聞大道，覺得若有若無，半信半疑；下等智慧的人，聽聞大道，認為荒誕不經不屑一顧，而以大笑等輕蔑的態度回應，這種沒有智慧的人，如果不嘲笑大道，怎能顯現出大道的尊貴呢？古代的聖哲常說：真正明理的修道士，表面上好似不懂；真正精勤的修道士，表面上好似退步；真正腳踏實地的修道士，表面上與凡人相同。真正具有高尚品德的人，通常具有空谷一般的胸襟；真正洞悉大道的人，受到侮辱也不在乎；真正具有廣大德量的人，總認為德量還不足；真正懂得累積德量的人，經常在暗中默默進行；真正具有率真品德的人，必定具有隨機應變的智慧。真正的廣大，沒有疆界與稜角；偉大的成就，總是能堅持到最後去完成。大道的天籟，難以耳朵聽到；大道的真相，難以眼睛看到；隱藏的大道，難以名相形容。事實上，唯有大道才有能力，善於運作而成就萬物。」大道這一股神祕的力量，唯有具有上等智慧的人才能以智慧眼觀見，沒有具有如聖佛仙真一樣的上等智慧，是無法理解的。

世尊在《金剛經》對須菩提說：「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之人，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此智慧才能具有「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才有資格參與如來度化眾生的聖業。

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如果想要悟入甚深的法界，以及般若三昧的人，必須修般若行，經常持誦《金剛般若經》，就能了見自性。應當知道此部《金剛般若經》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的，經文中清楚地加以讚歎，無法在此一一具體說明。這法門是最上乘的佛法，特為有大智慧的人宣說。小智慧小根器的人聽了，心生疑惑不能相信。為什麼呢？有如天龍把雨下到閻浮提一樣，城市部落中的一切，全部被洪流漂走，好像棗葉被水漂走一樣。如果雨水下到大海，海水也不增不減。如果是大乘根器的人、最上根器的人，一

且聽人宣說《金剛般若經》，心性即時悟解，所以知道本性自然具有般若的智慧，是自己常用智慧觀照的緣故，不是藉由文字說明而獲得的。」可見具有中上智慧的人，與他談論深奧的道理，自然能輕而易舉融會貫通。

有智慧的人，當然首先要能看清楚人生的真相，我們來到人間的目的，要懂得在五濁世界中解脫出來，才是真漢子、大丈夫。《人生總是無常》這篇文章，可以幫助我們看清人生，讓我們收斂凡心而專心於修道，其文如下：

金銀財寶身外之物，名聲美譽過眼雲煙；
功名利祿石光電火，華服豪宅宛似水泡；
青春年華似如黃花，夫妻恩愛幻若夜夢；
兒女親情終像秋霜，酒肉美食過喉化無；
知心友誼水中映月，歡樂景象風中燭火；
富貴榮華浮如朝露，稱心如意能有多久。

32 中下不語上

【原文】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至聖孔子再來分析　適理適用其中道理
中人以下不可語上　使用錯誤毫無意義

孔夫子接著又說：對於中等智慧以下的人，就不可以和他談論過於深奧的道理。

所謂「中人以下」，就是指智慧不足，品德低劣，根器小的人。這大多因為私心太重所引起，造成污染本性，蔽障了智慧，因而對於倫理道德的觀念薄弱，如此貪利固執的思想觀念，對於無為的奧理、無形的秘境，自然無法通達。如果未能經過明師開導，自己又願意努力精進自修品德，要與他談論過於深奧的道理，是無法明白坦然接受

的。對如此中等以下的人談到玄妙的奧理，有如對牛彈琴；想要在他們身上找到效果，有如緣木求魚；想要在他們身上強力灌輸，將會自討苦吃。此時只得感慨，道不同不相為謀了。

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小根器的人聽到這頓教法門，猶如根性小的草木一樣，如果遇到大雨，全部都被沖倒，不能夠有所增長，小根器的人也是如此。小根器的人原來也具有般若的智慧，與大根器的人一點也沒有差別，為何聽聞頓法，不能使自己開悟呢？就是因為邪見的障礙太重，煩惱根種得太深，有如大雲覆蓋在太陽上，沒有風吹，陽光就顯現不出來。般若的智慧也沒有大小的分別，只因為所有的眾生，自己的心性迷悟而有所不同。迷惑本心卻生出向外求法的邪見，這種向外找佛的修行法，不能覺悟自性，就是小根器的人。」

中人以下根器不足，所知有限，還自以為是，遇到自己無法理解的部分，不但不能見賢思齊虛心求教，還加以毀謗鄙棄，如此的作

為，將陷自己永沉愚癡之地而不自知，永劫不復而難以脫離苦海。達摩大師在《血脈論》說：「如果尚未悟開通解，必須殷勤苦心去參究學道，因此而受到教化，才得以悟道。如果未能開悟，以為不學也能獲得開悟，認為自己不同於其他迷惑的人。自己還不能夠分清楚青紅皂白，卻妄言代佛宣揚意旨，就是誹謗佛門憎惡正法。如此之類的人，說法有如雨下，卻完全都是魔說，而非佛所說。」

中下之人沒有上等的智慧，當然無法聽得懂玄妙深奧的道理，由於心理的作祟，深怕別人看不起自己，於是就裝神弄鬼，強不懂以為懂，用盡各種招搖撞騙的手段，說一些強詞奪理、似是而非、甚至不近情理的道理，以嚇唬取信於人，如此給自己造下惡業，陷自己於不義，實在是很要不得。誠如孔夫子在《中庸》所說：「愚癡卻又喜歡自以為是，卑賤卻又喜歡獨斷獨行，生於現今的時代，卻違反古聖所傳下來的正道，如此的行為，將會給自身帶來災禍。」

世人想要擺脫愚癡而獲得智慧，要遠離貧窮而致富，是有方法

的。古德有《人生致富之道》補藥一帖，可供有緣人服用：

不辭辛苦走正路，勤儉富；
買賣公平多主顧，忠厚富；
聽得雞啼離床鋪，勤奮富；
手足不停理家務，終久富；
常防火盜管門戶，謹慎富；
妻兒賢慧無嫉妒，幫家富；
闔家老幼親相助，同心富；
不去為非犯法度，安份富；
教子訓孫立門戶，後代富；
存心積德天佑護，為善富。

33 敬鬼神遠之

【原文】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樊遲問知夫子回答　教導民眾務使豁達
尊敬鬼神遠離迷信　可謂明智謹防有詐

樊遲向孔夫子請教，何謂「明智」？孔夫子回答說：「盡力教導百姓，務使做事合乎道義，必須尊敬鬼神，卻要遠離迷信，可以說是明智了。」

樊遲，姓樊名須，字子遲，西元前515年生於魯國（山東兗州府），小孔夫子三十六歲，是夫子的學生，從小家境貧窮，天資並不是很好，卻勤問好學，對於每個問題，都能追根究底問個明白，曾經

在魯國季孫氏當過家臣。依據《論語》的記載，樊遲經常跟隨在孔夫子身邊，或為夫子駕車，遇到不懂的事情，就隨時發問，因而有問孝、問仁、問知、問忠、問政的紀錄，是夫子的學生中，最常發問的一位，由此可見其一班。

根據《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西元前484年，當時孔夫子68歲，魯國正與齊國打戰。首先是齊軍入侵，到了魯國的清邑（今山東省長清縣），魯君下令派遣軍隊迎戰。當時冉有擔任左師，樊遲擔任右車。季孫氏擔心樊遲年幼不經事，然而冉有對他很有信心，說他一定可以勝任。等到靠近齊軍時，魯軍不肯跨溝攻擊。於是樊遲乃下令約定，當晚三刻進攻。時間一到，樊遲奮勇當先，攻入齊軍，獲得甲首八十，使得齊師潰不成軍，當時樊遲才三十二歲。

依據《論語・子路篇》記載，有一次樊遲向孔夫子請教，有關於耕種的事情，夫子說：「我不如種田的老農夫。」接著又請教有關種植花果蔬菜的事情，夫子說：「我不如種果菜花木的老園丁。」等樊

遲離開後，孔夫子說：「樊遲真是一個不識大體的小人。在上位的人喜好禮儀，那百姓就不敢不恭敬；在上位的人喜歡道義，那百姓就不敢不服從；在上位的人喜歡誠信，那百姓就不敢不誠實。能做到這樣的地步，那四方的百姓，將會擁著包袱揹著小孩前來歸附，怎麼需要自己去耕種呢？」可見術業有專攻，能分工合作，團結一致，自然有能力將社會國家治理好。

處理事情，必須要具有德能的智慧，才能有美好的結果，因而明智之舉，是世人處理應具備的條件，此題樊遲就此請教孔夫子，如何才能做得到，夫子的回答：「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所謂的「務民之義」，就是教導百姓，務使做事情合乎道義。當然要教導百姓，必須以身作則，率先行事合於道義情理，使得上下和諧團結一致。

所謂的「敬鬼神而遠之」，以敬重鬼神來培養對上天的誠信，使得百姓知道敬畏鬼神而不敢胡作非為，人人心平氣和，社會自然安

定，國家自然太平。所謂「遠之」，就是不要迷信，以免於心存不正確的觀念，做出不正確的言行舉止，將有礙於身心靈的健全，以及社會的安定。

萬法由心生，世人一切的言行舉止，都是此心的作用，因而必須使心能明理而依理行事，自然能行於正軌而一切順暢。古德有《人間如夢似幻》的文章，可作為我們平時生活調整心性的參考：

蒼海浮沉誰能解，唯心是問天地知；
人若有情無怨恨，世間無苦非人生；
悲歡歲月似流水，喜怒哀樂眨眼過；
光陰寸寸催人老，軀骨血肉終化塵；
美夢易醉醒時空，惡夜難熬黎明去；
一切景物皆幻境，莫因塵緣陷迷誤；
捨欲除私未必失，沽名貪利得幾何；
萬事難求不如忍，廣施濟渡向永恆。

34 先難而後獲

【原文】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樊遲續問有關仁道　先解困難而後得到
孔子回答仁道應用　欲踐仁道明理及早

樊遲又向孔夫子請教，何謂「仁德」？孔夫子回答說：「有仁德的人，要先面對困難去解決，等困難解決了，然後再獲取正當所得，如此的行為，可說是有仁德了。」

明智與仁德，是當人非常重要的條件，有了明智，就不會做錯事情，不會違法犯紀、犯罪造業，當然就不會落入輪迴。有了仁德，就能仁民愛物，與人善處，善與人同，自然可累積至德而回歸至道。其實明智與仁德，都在本性中具足的，真正明智的人，必然具有仁德；

具有仁德的人，必然是明智的人。尊敬鬼神，是敬其德而學習之，使能達於「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的大人之品德。

《中庸》記載：「孔夫子說：『鬼神的德行，可說非常盛大啊！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到，但卻都能體現在萬物上，使人無法離開祂。』這使天下的人，都以齋戒沐浴的清淨心，穿著莊嚴肅穆的盛裝，來參與祭祀大典，鬼神的聖德，讓我們感覺到在我們的頭上，在我們左右的身旁。《詩經・大雅・抑篇》說：『神明的降臨，是不可揣測的，怎麼能夠怠慢不尊敬呢？』從隱微到顯著，這整個過程都非常的真實，是如此的不可掩蓋。」由於鬼神出沒難測，是以必須具有永恆的誠信，才不至於產生僥倖的心態而疏忽。要慎防在疏忽中造業，因此而落入無窮的輪迴，陷害自己於長劫的生死苦海中流浪。

仁德是本身具足的，只要能將其開啟，就可自然流露出來，因而在平時的待人處事，必須以誠信，因為信為道源功德母，能夠長

養諸善根。孔夫子在此題教導樊遲開啟仁德的方法，就是「先難而後獲」，也就是要開發仁德很困難，但必須要能克服諸多的困難，將累世以來覆蓋在本性所具仁德的塵染去除，本性具足的仁德自然顯現，這就是仁道了。

其實在平時生活中，要累積德量是很簡單，卻不容易做到。只要時時反觀自照，發現不好的習性，馬上改善而不使繼續污染，不要隨便去指責別人的錯誤，自然就不會有紛爭來煩心。根據《論語・顏淵篇》記載，西元前502年，有一天，樊遲跟著孔夫子到祭雨的祭壇下遊賞，向夫子請教說：「敢問老師，什麼叫做崇德（崇尚道德）、脩慝（改正錯誤）、辨惑（辨別疑惑）呢？」孔夫子說：「你問得很好，能夠事先努力去從事工作，然後再求取所獲，不就是崇尚道德嗎？能夠指責自己的錯誤，而不去指責他人的錯誤，不就是改正錯誤嗎？為了一時的忿怒，卻忘記了自身及親人的安危，不就是迷惑嗎？」

懶惰的人往往想要不勞而獲，不知如此的作為是喪失品德的行

為，不但無法如願以償，同時會讓他人投以異樣的眼光，看輕我們、侮辱我們，這是咎由自取。因而明智的人，當要時時看清時勢，了解來到人間的目的，並非是來此享非份之福而造業。《凡事要看得開》的古德之文，告訴我們人生的真相：

貧者打腫臉充胖子，富者愛做作裝窮鬼；
富貴乃是無情之物，看得它重害你越大；
貧賤乃是耐久之交，處得它好益你反深；
榮寵旁邊恥辱等待，困窮背後福祿跟隨；
富貴貧賤天意如此，不須揚揚亦不戚戚；
富貴享受一世榮寵，臨死反生一個戀字；
貧困受盡一世清苦，臨死反脫一個厭字；
浮生可見夢幻泡影，迷者樂境反成苦海。

35 知仁樂水山

【原文】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孔子分析知仁之別　知者樂水十分真切
仁者樂山忘卻煩惱　智愚仁毒必須善解

孔夫子說：有智慧的人喜歡水的智慧，有仁德的人喜歡山的清高。

所謂的「知」，讀智，就是智慧；所謂的「樂」，讀要，就是喜好。知與仁都是我們本性中所具有的特質，人人都有，只因被凡情俗物所覆蓋，難以見其效果，必須在生活中遇到各種狀況，或自己覺悟，或受到明師指引，再加上自己精進去突破，才得以獲得。所以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智、仁、勇，這三達德，是

用來完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五種人倫的，並且要一併去實踐。這些道理，有些人生下來就知道了，有些人要經過學習才知道，有些人要遇到困難才知道。但只要能夠知道，結果都是一樣的。這些道理，有些人已經知道究竟，能安然去實踐，有些人要見到好處才去做，有些人是不得已才勉強去做，但只要能夠成功，都是一樣的。」夫子又說：「喜好學習就近乎智了，能努力實行就近乎仁了，能知道羞恥就近乎勇了。知道這三點，就知道要如何修養自身；知道如何修養自身，就知道如何管理他人；知道如何管理他人，就知道如何管理天下國家了。」可見治國平天下，必須從修養自身做起，修養自身就必須努力學習，以找回本具的智仁勇三達德。

孔夫子在此題，是就智者與仁者所喜歡的性質不同而論。智者心性明朗，能通達事理而周流無所滯礙，有如水的清澈，無所不映，一目了然；又如水的川流不息，隨機變化，隨時把握機會，靈活應用，所以喜歡水之德而近水學習其特性。是以《論語・子罕篇》記載，有

一天，孔夫子站在河邊的岸上，看到流動的河水說：「流逝的時光，如同河水一樣，不分晝夜的往前流。」讓人體悟到一個有智慧的人，要懂得把握時光，掌握機會，不要因自己的懶散或無知，把自己的生命浪費了。真正能夠開啟本具智慧的人，心境平靜如止水的平靜清朗，對於事實真相十分清楚深信不疑，定然不會受到外境翻天覆地的影響，內心不起些許的波瀾，依然和樂融融。

仁者明白真理的根本，知道萬物同源，因此懂得尊重而安於義理，學習大山的厚重不遷，穩重不移。顯然深明宇宙真理，知道來龍去脈，當然可隨機應變而心安理得。其心境穩若泰山，屹立不搖，深得禪定的意境，時時俯觀大地萬物，樂在其中，能夠自在逍遙，不會因受到外境的順逆變化而有所轉移變動。要發揚仁道精神，當從平時生活中，以至誠之心待人處事做起，才能如大地的博厚穩實。山者大地之高起而厚實者，能至誠不息，就可保持長久；能保持長久，就會顯現出來；能顯現出來，就可以傳佈悠遠；能傳佈悠遠，就可達於廣

博深厚。

智與仁都在本性中俱足，因長久以來深藏於八識田中，未曾加以開發。因而要靠修道，明理者當致力修心為主要，時時刻刻反省自己，去除心中的執著妄念的障礙，自可找回智與仁。古德的《天天幸福之道》之文，可為參考：

我一天之中不憶舊創，我一天之中不離歡笑；
我一天之中不生氣惱，我一天之中不辭辛勞；
我一天之中不起貪念，我一天之中不存計較；
我一天之中不欺暗室，我一天之中不息精進；
我一天之中不出惡言，我一天之中不傷和氣；
我一天之中不忘自省，我一天之中不空等待；
我一天之中不斷關懷，我一天之中不住懺悔；
我一天之中不停善行，我一天之中不時感恩。

36 知仁者動靜

【原文】知者動，仁者靜。

夫子續說知仁分清　知者善動始終皆明
雖有不同皆益身心　仁者明理持中守靜

孔夫子接著又說：有智慧的人能在動中應事，有仁德的人能在靜中守性。

此題提示孔夫子就智與仁所產生的作用不同而論，前題已說明智與仁都是出自於本性，只是在外表環境的因應上，出現各種不同的現象而已。本性出於無極，經過太極的階段而生兩儀的作用，兩儀者，陰陽也、動靜也，是從絕對分開而是相對的開始，這是大自然的現象。依據易理來說明，由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八卦重疊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在互相生剋激盪之下，而有萬事萬物萬象的產生。在數理上來說，「道」表無極，在數為「零」，「一」數表太極，「二」數表陰陽兩儀，「三」數表陰陽交配後所生出的第三物類，而後有萬事萬物萬象的產生。是以老子在《道德經》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太上老君在《清靜經》則說：「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世人都生活在陰陽動靜之間。無動難以有生機而成長，因而有智慧者當知道善用這一股動力，以調和對立的衝突使和諧，才能有正面的成就。無靜難以覺悟而回歸本性，仁慈者當要善用這靜養的方式，養護真氣以回歸大道。

仁是大道的本質，而仁必須靜下心來才能夠體悟其存在。此大道的本體是虛寂淨空的，修道士必須要能守靜篤，致力於淨化心靈，才能契入大道。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十六章說：「平時要參悟虛寂

的究竟，並且誠守心性的清靜，從中觀察萬物同出於大道的運作，從此找到回歸本性的途徑。萬物的種類雖多，皆是大道所生，終究要歸根復命。回歸根本就是寂靜的狀態，當已經寂靜時，稱為復命。當復命時，就是真常。能夠知道真常之道，就是明理。不知道真常之道，卻胡作非為，必招來凶險。知道真常之道，就能包容；能夠包容，才能大公無私；能大公無私，其德才能成就聖王；聖王能順應天意，才能符合大道；能符合大道行事，才能長治久安，終身可免於危險的侵害。」仁者明理順道而行，才能聚和真氣而回歸正道。

行仁道在平時生活中，從家庭的孝悌之道做起，家道興盛必可經營一個祥和的社會，人人才得以享受平靜安樂的環境，是以孔夫子的學生有若在《論語・學而篇》說：「做為一個人，平時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然而會冒犯長上，這種情況是很少的。不喜歡冒犯長上，然而喜歡作亂造反的，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事情。君子致力於靈根本性的淨化，建立了穩固的根本，正道善德自然從這裡生發。這人倫

中的孝悌，就是培養仁道的根本啊！」越接近大道核心，就越穩定，其變動就越少。仁接近大道根源，其穩定性越強，心境越能夠平靜下來。所以說：「知者動，仁者靜。」

修道士當要時時看緊這顆心，務使此心行於正道上，若有發現錯誤，必須隨時改善，才能保證有良好的品質。《不妨換個心境》這一篇好文，能給修道士做為修行的參考：

將狡猾心換個忠心，將狹小心換個博心；
將不良心換個恕心，將忤逆心換個孝心；
將貪污心換個廉心，將爭奪心換個仁心；
將黑暗心換個明心，將狠毒心換個慈心；
將刻薄心換個德心，將迷昧心換個覺心；
將偏邪心換個正心，將隨便心換個節心；
將利慾心換個義心，將奢侈心換個儉心；
將騙謊心換個信心，將虛偽心換個真心；
將自私心換個公心，將高傲心換個和心。

37 知仁者樂壽

【原文】知者樂，仁者壽。

夫子又解知仁不同　知者至樂心中淨空
仁德之人可得長壽　心安壽考福報之隆

孔夫子接著又說：有智慧的人常保身心快樂，有仁德的人可獲得長壽。

「知者樂，仁者壽」這兩句，是針對智者與仁者所產生的作用不同來說。此處的「樂」是快樂的意思。樂又可分為享受物質的樂，是非常短暫的；若是享受家庭的和樂，那是一輩子的；若是享有心性清靜之樂，那是永恆的。有智慧的人運用自己的才智，付出勞動與努力，必能使大家都能獲得好處，並且安居樂業。如此的作為，能夠真

正利益眾人，自己當然能夠快樂無比。沒有智慧的小人，沒有深思熟慮的胸襟，當然只考慮一己的私利，一心只想損人以利己，自然不能從此獲得快樂，還常懷憂心，深恐利益失去，或遭人報復。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君子心地光明純潔，自然心胸開朗；小人心地暗昧狹隘，自然心常憂患。」

智慧是從天真的本性中自然流露出來，這對本性清靜的聖賢來說，知道本性率真，並不是困難的事情；但對於長久覆蓋本性的凡夫俗子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章說：「我所說的道理非常容易知道，也很容易做到；但由於天下的眾人長久以來，本性的智慧受到遮障，因而不明白我所說的道理，也很難去實行。我所說的話是以清靜無為為宗旨，而且事事要以性王的道理去實行。因為凡夫的無知，所以不知道我所說的真理所在。因而導致人間能明白我所說道理的人，愈來愈少，但卻使得我所說的真理，愈來愈珍貴。雖然聖人的外表與凡人無異，看似穿布衣的凡夫，但其心性卻

蘊藏著珍貴寶玉般的美德。」

一生當中最有智慧的做法，就是要常住真心，也就是找回自己的本性，永遠與本性相融在一起，而這本性呈現在生活中者，就是仁慈的心，也就是待人處世要以良心為主，不能昧著良心做事，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能夠以仁慈居心，常與良心在一起，是最美好的事情。平時的居心，如果不能夠選擇以仁慈待人處事，怎能說是有智慧呢？」

再談談「壽」，是指壽命的意思，包含了色身的壽命與本性的壽命。色身是我們本性來到人間借住的外殼，有生必有滅，不能長久生存於人間，惟獨本性是不生不滅，才堪稱為長壽。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三章說：「修道士當要淨化自己，使能發揮知人的智慧，也要有自知之明；要具有圓融勝人的能力，更要具有堅強的自勝力。知道本性一切具足，自然就會富有。要具有堅強的能力行事，以突破障礙，才是有志氣的人。不失去真心而能常住者，可以持續恆久。

雖然色身捨報而死亡，其能藉此色身證悟本性而長存者，可稱為長壽。」

《仁慈者多長壽》之文，是使色身與法身能長壽的方法，不妨多學習：

氣之溫和者：敬天孝親，修身養性，氣定神穩，忍辱負重，溫文儒雅。

質之慈良者：孝悌忠信，明禮尚義，忠厚老成，惜物敬字，善德傳家。

量之寬宏者：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慈悲喜捨，犧牲奉獻，助人成美。

貌之厚重者：容貌端莊，腳踏實地，坐臥有相，長幼有序，循規蹈矩。

言之簡默者：清淨口業，慎戒口過，避談是非，言之有物，守口如瓶。

心之正直者：誠實守信，耿直不阿，既不貪慾，也不瞋恚，亦不愚癡。

神之安靜者：清心寡慾，神態鎮靜，舉止安詳，進退有據，知足感恩。

識之清明者：恭敬謙遜，明白事理，能守法則，言行一致，公正無私。

行之沉穩者：恪遵禮教，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性之恬淡者：不染塵俗，崇尚自然，重視養生，清閒自在，隨緣度日。

38 齊一變至魯

【原文】子曰：齊一變，至於魯。

孔子敘述政治改革　齊國政治善留惡捨
煥然一新有如魯國　知所取捨是好政策

孔夫子說：齊國的政治，如果加以改善，就可以如同魯國一樣美好。

變化是為了改革現狀，使能更為美好，更為上軌道，如此的變化才有正面的效果；如果改變現狀，卻未能更美更好，那就不如不改變的好。負面的改變，既徒勞無功，又勞民傷財，損害元氣，於己於人於國家社會都沒有好處，因而改變必須要合於正道，才是合理。是以變化當以至誠的心，才能產生美好的變化，因此《中庸》載：「唯有

天下極為真誠的人，才能充分發揮他的天性；能夠充分發揮天性，就能夠完全發揮人道的本性；能夠充分發揮人道的本性，就能夠發揮萬物的本性；能夠發揮萬物的本性，就可以幫助天地培育生命；可以幫助天地培育生命，就可以與天地並列為三才了。其次要在曲折中找真理，要在委曲中求圓全，在委曲的歷練中找到真誠，當找到真誠就能表現出來，表現出來後就能逐漸顯現，顯現了就能發揚光大，發揚光大就能感動他人，感動他人就能引起變化，有了變化就能化育萬物。是以唯有天下的至誠，才能夠化育萬物。」

齊國，是周武王消滅商紂後，給姜太公的封地。姜太公到了齊國，尊重有才智的人並加以重用，講究治理國家的方法，制定政策，賞罰嚴明，歷經五個月的整治，整個國家就安定下來了。因此導致齊國人後來大多喜好治國的權術，足智多謀而且注重功名利祿，這些都是受到姜太公的影響。如此的作風，一旦延用久了，稍有疏忽，就會變質，後來的齊國，出現誇大奢侈，喜好結黨，言行不一而虛詐薄情

的流弊。

魯國，是周武王給周公的封地，因為當時周公必須留在京城輔佐周武王及成王，所以由兒子伯禽受封。伯禽從小在周公的教育下，知道以禮樂教化來治國，經過三年的力耕圖治，魯國才得到安定，當時的魯國百姓重道德，按倫理行事，國家一片祥和，但到了後來，稍有疏忽，人情變薄，倫理漸漸薄弱。由此可見，姜太公的法治，安定國家較快，但變質也快；伯禽的禮治，安定國家較慢，但能紮根，變質較緩。這也證明了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齊國與魯國相鄰，其治國方法秉承姜太公立國的精神，在於賞罰嚴明，尤以齊桓公就任以來，致力於富國強兵，管仲為相以後，更加強國事的整治，不久即稱霸於諸侯，人民受其影響，自然崇尚功利，風俗民情澆薄，形成了齊國的文化特徵。孔夫子提倡儒風，向來以禮治優於法治，王道優於霸道，所以希望齊國能夠改變治國的方式，捨

棄霸道，實行王道；摒除功利，崇尚仁義。能夠與魯國一樣，致力於仁政的教化，所以在本題說：「齊一變，至於魯。」

齊國與魯國，都是周武王所封，由於首任治理者的方法不同，所以衍生到後代的政治情勢有別。齊國以法治國，崇尚窮兵黷武，雖能造就霸王，卻讓人們急功近利，天天生活在鬥爭之中，為名為利使得心胸越來越狹隘，終究只能享受物質而少有精神享受。因而孔夫子期待人人，無論生於何國，都要能安居樂業。古德有《心胸有容乃大》來鼓勵我們，過好生活必須心胸寬闊：

蒼天稱其高者，以其無所不覆。
大地稱其廣者，以其無所不載。
日月稱其明者，以其無所不照。
江海稱其大者，以其無所不容。
聖賢稱其偉者，以其無所不悟。

39 魯一變至道

【原文】魯一變，至於道。

聖者夫子繼續說到　魯國政治要上軌道
必須改變除舊布新　先王正道可為引導

孔夫子接著又說：魯國的政治，如果能夠再進步，就能夠合乎先王的正道。

魯國是周公的後裔，完全秉承先王的遺風，一切的政治教化，莫不以仁義道德為依歸，人民耳濡目染，自然受到感化，民心純樸，風俗敦厚，全國上下都能做到知禮守禮，重視仁德的修養，因而形成了魯國文化特徵。魯閔公元年，已經進入了春秋時代，離伯禽受封已有三百多年，有一次，齊國想利用魯國內亂來攻打魯國，當時齊桓

公就問大夫仲孫湫說：「魯國可以攻取嗎？」仲孫湫回答說：「不可以。魯國人民還依照周禮行事，而周禮正是魯國的根本。臣聽說：國家將亡，根本一定先倒塌，枝葉然後隨之掉落。現在魯國尚未放棄周禮，是無法傾動的。」根深本固，外力就難以動搖，可見組成國家的人民，如果能依道德倫理行事，國家的根本穩固，傾倒的機會是鮮少的。

當時周朝的天下初定，武王死得早，繼位的成王年紀還小，於是鞏固天下建立國家的責任就落在周公的肩上，他無法離開首都鎬京，只好派長子伯禽去接任，在臨行前，周公告誡他：「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我在天下間的地位也不算低賤了。可是我經常在洗頭時，要三次綰起頭髮，出去接見來訪的士人；也經常在吃一頓飯，就要把即將吃到嘴裡的飯菜停下來，出去接見來訪的士人。雖然這樣做，我還很擔心失去天下的賢人。你到魯國去，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是國君便驕傲起來，因而怠慢國人。」如此諄諄教誨

兒子，絕對不可以驕奢傲慢，並且以身作則來說明，治國要禮賢下士的重要。因此周公的「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成為古今中外的名言。魯國依先王的禮樂治國，奠定良好的根其，由於後代的疏忽，稍有偏於正道，如果能夠稍加注意，改變這些缺失，就能夠回歸正道了，是以說：「魯一變，至於道。」

上等治國以無為，中等治國以有為，下等治國胡作非為。一身如一國，心為身之主，因而修道人當以修心為要，因而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說：「自古以來善於修道的人，並非是讓習性明目張膽去追逐慾望，而是要將其降伏使能誠實敦厚。百姓的心之所以難降伏，是由於智巧太多。所以要以智巧來安定心性之國，必然會傷害本性；不以智巧來治理心性之國，才是心性最大的福氣。」將心性淨化，才是真正的治理心性，才能夠契入真理大道。

人間處處是道場，公門雜事多，正是磨練心性，修養身心靈的好地方，明理者當要善用。《公門善於積德》好文一篇，正是修道者的

好伴侶：

身在公門好積功，莫施巧計害困窮；
有權有勢存好心，勿拿雞毛當令箭；
能給方便就通融，得饒人處且饒人；
該予考量應斟酌，尚可取捨要從寬；
辦公執法要體恤，依法行事講仁義；
不要擾民又傷財，以免良民被拖累；
公門何不捫心問，一旦自己遇困難；
誰不希望貴人現，高抬貴手輕輕放；
大事化小小化無，始知公門多枉法；
何不將心把心比，原來弱勢亦是人；
公門修行天地歡，雪中送炭積陰德；
若不省己斷了根，念盡彌陀總是空。

40 觚不觚之間

【原文】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聖人孔子藉觚比喻　觚不像觚不合觚矩
怎能稱觚難以比擬　人不像人不守規律

孔夫子說：這個裝酒器皿好像是觚，但又不像是觚，怎能稱它為觚呢！怎能稱它為觚呢！

觚，讀估，是古時在鄉飲酒禮時所用的杯子，四方有稜，做八角形，下有座墊，與今日所使用有足的玻璃杯類似。鄉飲酒禮最早起自西周，是在鄉州鄰里之間的聚會宴飲，以敬老為中心。古聖制定此禮儀，體現了君子互相尊重，提倡飲食衛生，展現互相致敬，寓教於此，以化解人為的災禍。觚可裝酒二升，當估計自己的酒量而適度引

用，不可沉湎於酗酒之意。古時酒杯容器有不同命名，皆有其戒過量飲酒的涵義。一升稱為爵，有已經盡量，當要滿足之意；二升稱為觚，寡也，飲用寡少之意；三升稱為觶（讀至），適也，飲酒應當要自適之意；四升稱為角，觸也，不能自適，飲用至角，就會有罪過；五升稱為散，訕也，飲酒不知節量，易為人所謗訕。

觚本是要限制人的酒量，以免過量而出現酗酒的亂象，造成社會的不安。如果空有觚之名，但卻沒能知其涵義而繼續酗酒，這觚的存在還有何意義呢？誠如當時周公制禮作樂以輔助政治，使得人人知道禮儀，國家政治安定，人民生活和樂富足。一旦禮崩樂壞，空有其名而無其實，那又有何意義呢？孔夫子感嘆當時的魯國的情勢混亂，有三桓的僭越禮制，如《論語・八佾篇》所載：「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及「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為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整個社會已經脫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禮樂制度形同虛設，是以孔

夫子非常感嘆，而以「觚不觚，觚哉！觚哉！」來形容。

孔夫子做事的風格，一向實事求是，對於政治人物、社會制度、文化傳統，都講求名實相符，說得到也要能做得到。他認為正名乃是為政的先務，所以在《論語‧子路篇》記載：子路問說：「衛國國君等待老師幫助他治理國政，老師要從何處著手呢？」孔夫子說：「必定從正名開始。」子路說：「有這樣的事嗎？老師未免太不切合實際了，何必要正名呢？」孔夫子說：「仲由（子路）你真的太魯莽了！君子對於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就不要發表意見。如果名不先正，說話就不順理；說話不順理，做事情就不能成功；做事不能成功，禮樂就不能實施；禮樂不能實施，刑罰就不能得當；刑罰不能得當，百姓就無所適從。所以君子所定名的，必定能說的合理；說的合理，一定能付諸實踐。君子對於自己所說的話，是不可以輕率隨便的。」

修道士修養身心，有如治理國家，說到要能做到，一定要實際成為修道士，不可將修道變成口頭禪，只具修道之虛名，卻沒有修道之

實德，欺人欺己，終究一無是處。因而平時的待人處事要謹言慎行。
古賢有《不妨將心比心》一文，堪為我們修道之參考：

攻人之惡勿太嚴，要思其堪受。
教人之善勿過高，要使其可從。
防人之心勿欠當，要念其本善。
救人之難勿怠慢，要維其尊嚴。
解人之愁勿見外，要視其如己。
讚人以德勿矜持，要顯其功果。
受人之恩勿遺忘，要懷其德澤。
恕人之過勿張揚，要護其隱私。

41 井中有仁焉

【原文】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宰我請問孔夫子說 告知有人掉井難脫
夫子是否跳入井中 將其救起有此動作

宰我向孔夫子請教說：「有一位富有仁德的人，雖然有人告訴他說：『有人掉入井中。』他會跟著跳下去救人嗎？」

宰我，姓宰名予，字子我，西元前522年生於魯國，少孔夫子二十九歲，為夫子的學生。他能言善辯，以言語著稱，在孔門十哲中，與子貢並列為言語科。他善於思索，而且較為活潑調皮，在孔門中唯一對孔夫子的仁禮學說，敢提出異議者。

依據《論語．陽貨篇》記載，有一次，宰我問孔夫子說：「依照禮制替父母親守孝服喪三年，我認為一年已經夠久了。君子三年不學習禮儀，禮儀必然會敗壞；三年不學習樂理，樂理必定會荒廢。去年的舊穀已經吃完，今年的新穀已經上市，鑽木取火的木柴已經完全更新了，可見居喪一年就可以了。」孔夫子說：「居喪期間吃著美食，穿著錦衣，你能安心嗎？」宰我說：「我能安心。」孔夫子說：「你能安心，就照著你的想法去做。說到君子在居喪期間，吃美食也不覺得甘美，聽美樂也不覺得快樂，住華美的房子也不覺得安適，所以不敢去做。如今你覺得安心，就照著去做吧！」宰我離開後，夫子說：「宰予真是不仁慈啊！孩子出生後三年，然後才能離開父母親的懷抱。談到這三年的守喪，是全天下人共同施行的服喪禮制。難道宰予對於父母親的關愛，有過三年的回報嗎？」

孔夫子對於宰我的言行舉止，多所批評與糾正，但也有對宰我欣賞之處，並加以讚許，這正是孔夫子待人處事的原則，要毀要譽，必

須要有事實的依據。依據《孔叢子》記載，孔夫子在周遊列國期間，路過楚國地界，孔夫子先行派遣宰我去拜見楚昭王，楚昭王非常欽佩孔夫子，要送夫子豪華車輛。宰我對楚昭王說：「我的老師不用這種車輛，自從我跟隨老師至今，祇見他言語不離道，行事不居功，能推行大道就快樂，如果不能推行大道，就身心不安。如今天下的道德已經睡覺了，如果有心想要治理國家的君王，推行聖王的治道，我的老師就是走路上朝都可以，不必接受如此的重禮。」

此題宰我向孔夫子請教，如果一位富有仁德的人，遇到有人告訴他，有人掉進井裡，他會如何處理？這是一個智慧判斷的問題，富有仁德的人聽到了，一定會激起他救人的惻隱之心，不忍讓人受害的同情心，一定會前往查看，並做出智慧的判斷，想出一個救人的良好方法，方法有很多，一個有智慧的人，絕對不會有衝動而不理智的行為，在還沒有看清狀況之前，就驟然跳入井中去救人。

救人重要，拯救良心更重要，孝順父母，給父母一個安心的生活

環境，克盡孝道更是重要，《立志當個孝子》此文可拯救人倫，幫我們培養具足的本性：

父母生兒不望報，父母白髮為誰添？
父母養兒不算本，父母醜顏為誰顯？
父母惜兒無怨悔，父母者無所不憂。
父母挺兒無日夜，父母者無所不煩。
父母護兒命可捨，父母精神蓋四海。
父母念兒忘寢食，父母毅力鑽石堅。
父母責兒痛自身，父母之德昭日月。
父母盼兒眼欲穿，父母之恩與天齊。
父母訓兒淚肚吞，父母福壽晚輩喜。
父母憂兒心千結，父母康寧子孫慶。
父母別兒柔腸斷，敬愛父母萬事順。
父母愛兒勝自己，孝順父母天長佑。

42 可逝不可陷

【原文】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 夫子回答宰我問題　何必跳入將其救起
> 是為君子先明實況　前往設法不陷井地

孔夫子回答說：為何要這樣做呢？一位有仁德的君子，聽到這個消息，可以前往去探視，但不可能糊裡糊塗地跳入井中。

孟子在《公孫丑上篇》說：「為何世人都有不忍讓人受害的心呢？現在有人忽然看到小孩子要掉進井裡，都會生出驚懼憐憫的心，這並非是為了要和小孩子的父母攀交情，也不是要在鄉里朋友間博取聲譽，也不是厭惡那小孩子的哭聲才這樣做。由此可見，沒有同情心，就不是人。」凡是人都有此基本的良心，聽到有人掉到井中，良

心的驅使，一定會前往查看，但一個有智慧的志士仁人，必定會看清楚狀況，以有效而合理的方法去處理，絕對不會為了一時的衝動，糊裡糊塗地跳入井裡，陷自己於難以挽救的危險地步，這並非是一位有智慧者的作為。

一位有智慧的人，必然是一位通情達理的人，在平時的生活中，在遇到問題時，必然會就事實而給予合理的處置，執其兩端而行於中道，所以終究可以做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此瀟灑自在的能力，通常來自於找回聖人的本性者。聖人之德，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這是我們從凡人的境界要修回聖人的境界，必須經過的過程。這正是從有為要進入無為的過程，從人道要進入天道的程序，必須細心加以深究，才得以走出有為的牽纏，而進入無為的自在。

人事最難處理的，是在兩難、兩可之間的選擇，如果沒能對事理有深入的理解，很容易就陷入糾纏不清的漩渦，難以出離而解脫，

這就是世人落入輪迴的主因，遇到事情不懂得放下，卻選擇爭鬥與衝突，以為戰勝對方就可一勞永逸，卻不知報復的力量的可怕。或者以關心而陷入糾纏中，似有義氣實是意氣用事，不知道退一步海闊天空，讓自己更有寬廣的空間，自己鑽入死胡同，卻還自稱聰明，如此聰明反被聰明所誤，不就是悲哀嗎？

孟夫子在《告子上篇》說：「魚，是我所喜愛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愛的。如果兩樣都不能一起得到，我會捨棄魚而取得熊掌。生命，是我所喜愛的；道義，也是我所喜愛的。如果兩樣不能一起得到，我寧願捨棄生命而取得道義。生命是我所喜愛的，如果所喜愛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如此就不會苟且偷生了。」這就是「捨身取義」的真諦所在，也是真正明白真理大道的人，才能領悟得到，才能夠做得到。

天理之道效法自然的無為，人情之道著重意識形態，常以有為而違反自然。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七章說：「天道的運作，減損有

餘以彌補不足；人情的造作，就不是如此，往往是減損不足奉獻給有餘。這實在是違反大自然，然而人世間又有誰能順天道行事，以有餘來奉給天下的不足呢？唯有明白真理大道的人才能做得到。就如同聖人做事，雖然有所作為，卻不佔為己有；雖然有所成就，卻不居其功勞；雖然已修至清靜無為，卻不表現其賢德。」這正是《金剛經》所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精義。

君子的智慧，信任而不受騙，積極而不衝動，光明而不炫耀。先哲之《行事光明磊落》一文，值得修道士參酌：

有理可走遍天下，無理將寸步難行。
不願說理是固執，不會說理是愚蠢。
不敢說理是奴隸，不肯說理是無知。
做大事要有魄力，做小事要能細心。
做難事要有耐力，做善事要能虔心。

43 可欺不可罔

【原文】可欺也，不可罔也！

至聖孔子繼續分析　君子受欺前往其地
先看清楚不會衝動　知其受欺不受蒙蔽

孔夫子接著說：一位有仁德的君子，可以欺騙他前往，他會判斷實際的狀況再作明智的抉擇，所以不可能蒙蔽他。

智慧的選擇是合乎天道的運行，唯有明理實修，道證神仙聖佛者才能達到，這是我們來到人間的目的，借境問心，借事練心，從無知到能知，從能知到明知，從明知到真知。這一路走來，雖然辛苦卻是值得，但大部分的人，以為來人間是來享福的，卻不知道，難得的人身，是用來明理實修，以找回自己的本性，回歸本位契入真理大道用

的。

其實《大學》這一部經典的宗旨，是要我們學習心胸廣大，使能自由自在的生活，達於清靜無為的境地。其方法在於先發揚光大自己的本性，其中具足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八德的功能，進而影響親近的有緣人，使能共同達於最圓滿完善的境地。要達於此境地，必先知道至善圓滿的目標，如此心中才能淡定；心中淡定之後，心情才會平靜；心情平靜之後，內心才能安然自在，脫離凡俗的雜念，此時才能以智慧判斷，以達真正深思熟慮，不被塵世的紛擾，與事實能完全吻合，如此才能達於至善之地。萬物的成長，有本有末；事情的經過，有終有始。平時能夠靜心觀察，知道事情演變的先後次序，明白其中的輕重緩急，在當下得以做適當的處理，達到圓滿的結果，這就接近正道了。

能依正道行事，自可立於不敗之地。人間事，有複雜有簡單，但應事必須有智慧，才能得到合理而圓滿的結果。有時會遇到以合理掩

護非理，以道德為口號引動人，如果稍不注意，就容易受騙上當，此時當要謹慎行事，步步為營。也不可因怕吃虧上當而不去經驗嘗試，那可能會失去歷練的機會，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自古以來，賢能之士，無不在生活中借經驗長智慧，與人事物的接觸中去磨練，從中去體悟大道的奧妙，從此去增長自己的智慧能量，這些都需要自己親證才能獲得。

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二章告訴我們：「修道士當要知道大道是萬物奧妙的根源，是善良本性所具有的珍寶，不善良的習性也想以大道做為珍寶，只是沒有智慧去辨別而已。大家都知道，美好的言語是很有價值的，尊貴的德行是會受人尊重的。不善良的人其實也同樣具有優良的本性，只是被覆蓋而未能展現本性的功能而已，怎麼可以放棄呢？」因而我們必須善用機會，將不良習性中的優良本性給找出來，使其發揮功能，自然就能做出智慧的判斷，而不被人情世故所干擾而變質。

有智慧的人，善用世事磨練自己，使自己天天成長而不落後。《自我充實能力》之文章，可成為我們在成長過程中的座右銘：

誠實以尊人之信我，和藹以使人之親我；
謙虛以聽人之教我，恭肅以取人之敬我；
自檢以杜人之譏我，反省以免人之罪我；
容忍以受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勝我；
定靜以處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負我；
蓄藝以備人之棄我，飽學以防人之輕我；
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
專一以少人之排我，堅強以邀人之助我；
達觀以容人之逆我，忠厚以剋人之損我；
擇善以引人之從我，謹慎以避人之傷我。

44 可以弗畔矣

【原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 君子用功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增長學問
> 開啟智慧以明其理　遠離叛道速醒樸純

孔夫子說：「真正的君子通常博覽聖賢的典籍，並且能以禮節來約束自己，如此的行為也就不至於離經叛道了。」

所謂的「文」，此處是指對自己的學識智慧有增長效果的文章，特指聖賢仙佛所留下來的經典訓文。經典是古聖賢仙佛在人生歷練的體悟中，所得到的智慧結晶，經過整理成書而流傳於世，足為後人言行舉止的典範，足以引導我們行於正道而脫離輪迴，回歸本位，所以稱為經典。但經典是古聖先賢的智慧結晶，對於後人來說，只是一門

學問知識，並不能成為我們的智慧，因而歷來研究經典食古不化的學者，並不見得能將經典發揮到極致，說不定因為自己的誤解而誤導他人。是以要將聖賢的智慧，變成我們的智慧，是需要經過一番努力轉化才可。

當我們博覽群書，看到古聖先賢所留下的經典，要先會讀誦，接著要明白其中的意思，然後要能用心深入體會，明白其中真正的涵義，還要更進一步在生活中應用實踐，以達於理事圓融毫無障礙，這才是真懂，此時可將聖賢的智慧轉換成自己的智慧。現今的時代，人人以能取得高學歷為榮，具有高學歷變成鐵飯碗的保證，成為上流社會的人。但等到社會高學歷化以後，如果沒能將學歷變成能力，恐怕就會被時代所淘汰，尤其有些人因具高學歷而高傲，遇到事情卻沒能力解決，讓人看不起而遭到唾棄，到時只能變成高學歷的街頭流浪者，或者變成不敢出門的居家族。讓自己生悶氣，讓社會多負擔，這是博覽群書而變成書呆子的下場。

是以「博學於文」，還要能「約之以禮」，「禮」者，理也。把博學於文之中的理路找出來，使能在生活中實用，約束自己能行於中道，使自己能在待人處事中，合乎情理而展現效果。讓自己成為通情達理而有智慧的人，能將逆境變成順境，能將壞事變成好事，能將阻力變成助力。絕對不可因學識高而生驕傲心，經常得罪人，導致眾叛親離，使得順境變成逆境，好事變成壞事，助力變成阻力，這是不能有效應用自己的學術，卻拿高學位來製造事端，讓自己的處境愈來愈惡劣，使得博學於文，不但沒能幫助我們改善生活，更成為敗壞生活的元凶，那文憑又有何用呢？那高學歷又能如何呢？

能博學於文，是希望我們能善用文中的智慧，先能淨化自己的心性，毫無私心來服務國家百姓，讓國家社會更能安定與祥和，這才是真正的目的。如果以博學於文，作為經營自己的前途，鑽營自己的利益，認為高人一等而欺壓行騙於人間，從歷史的見證，雖然可以獲得一時的名利與虛榮，但終究會被因果所懲罰，使自己的惡名遺臭萬

年，禍及子孫，何苦陷害自己與子孫後代呢？

《自己掌握命運》一文，古賢所撰，可為一生的伴侶：

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
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

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福蔭子孫。
心好命又好，發達榮華早，富貴直到老；
心好命不好，一生也溫飽，禍轉為福報；
命好心不好，前程恐難保，福變為禍兆；
心命都不好，窮苦直到老，遭殃且貧夭。
心可挽乎命，最要存仁道；命實造於心，吉凶惟人召。
信命不修心，陰陽恐虛矯；修心一聽命，天地自相保。

45 予所否天厭

【原文】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子會見衛國南子　子路臉色不悅對茲
夫子發誓有不合禮　天之所厭其因有自

孔夫子會見衛靈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對於此事非常不高興。孔夫子發誓說：「我的行為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上天會厭棄我的！上天會厭棄我的！」

人與人之間，有時因想法不同、智慧程度不同，立場不同，很難有共識，因而產生許多誤會與爭執，懂得體諒他人、包容他人的人，可以做到耳順與不爭，自然心胸寬闊而自在灑脫。因而智慧高超，修

養良好的人，通常遇到困境或受到誤解時，選擇放下與尊重，善與人溝通，取得他人的諒解，沒有執著與妄想，如此經常可保持清淨的心態。如本題的孔夫子受到學生子路的誤解，他不但沒有以老師的權威來制止子路的誤解，還能對天立誓，以表達自己的清白，這是一般凡夫所做不到的，唯有沒有分別心的聖者才能做得到。

南子原是宋國的公主，嫁給衛靈公為夫人，由於秉性淫亂，看到宋公子朝長得俊美，便與他私通，衛靈公卻未加阻止，反而縱容南子，並召見公子朝，讓他在洮地與南子相會。此事被衛靈公的兒子蒯聵發現，聯合家臣戲陽速，欲謀殺南子，卻被南子發覺而先發制人，向衛靈公進讒言，靈公非常生氣，導致蒯聵逃到宋國，最後居於晉國。衛靈公死後，南子本遵衛靈公的遺願，想立兒子公子郢為太子，由於公子郢的推辭，便改立蒯聵的兒子輒為國君，叫衛出公。衛出公十二年，太子蒯聵聯合了渾良夫準備奪取衛國國君之位，衛出公逃亡到魯國，太子蒯聵繼位，是為衛莊公。

南子除了生活淫亂之外，還參與政事，在國家的政策上有一定的影響力。當孔夫子第二次拜訪衛國時，南子派人對孔夫子說，凡是各國的政要聞人，要與衛靈公交往，必須先與我見面。孔夫子為了與衛靈公見面，無法推辭，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乃前往登門拜訪。南子與孔夫子隔著細葛布做的幃帳見面，南子在叩頭還禮時，身上的佩玉首飾發出清脆的叮噹響聲，子路對於此事非常不高興，深深不以為然，所以才逼得孔夫子提出自清，反覆地說：「如果我所做的行為有不合理的地方，上天一定會厭棄我的！」

君子的心是坦蕩蕩的，言行舉止是光明正大的，無論到何處，都能對得起良心，可以頂天立地，可以禁得起眾人的驗證，可接受歷史的評鑑的。是以《中庸》載：「君子所遵行的大道，要能禁得起百姓的驗證；考察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沒有違背；行為能夠頂天立地，而且不違背正道，可質詢於鬼神，而且沒有些許的懷疑；百世之後，等待聖人出現，也沒有疑惑。能質詢於鬼神而沒有懷疑，這

就是知道天理；百世以後，等待聖人出現，仍沒有疑惑，這就是知道人性。所以君子的舉動，能世世代代為天下人依循的正道；君子的行為，能為世世代代天下人的法度；君子的言語，能為世世代代天下人的準則。在遠處可見其威望，在近處不為人所討厭。」

此篇《戒慎恐懼之道》的古哲賢文，提醒我們在生活中的行為，必須要小心謹慎：

高位而恣勢弄權，乃自取滅亡之道。
富貴而冷酷刻薄，乃自取悲哀之路。
成功而驕傲忘形，乃自取福薄之途。
得意而揮霍無德，乃自取衰敗之徑。
貧窮而灰心無志，乃自取恥辱之法。
貪婪而無法節制，乃自取災難之門。
智拙而不知上進，乃自取困惑之因。
失敗而固執己見，乃自取禍害之果。

46 中庸之為德

【原文】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孔子解說中庸之道　中庸之德人民已少
中道平庸在生活中　真明白者必能做到

孔夫子說：「中庸之道所流露出來的德行，可說是達於至善了，但長久以來很少人能做得到啊！」

中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是儒家精神的宗旨，是孔夫子提倡的重點，是主導我們回歸大自然的要道，不行中庸之道，就無法回歸本位，是人間學問的至極之道。《中庸》一書中，也有本題全文的記載，此書是孔夫子的孫子，孔鯉的兒子孔伋，字子思，傳承自孔門的曾子，將孔家思想，處在道德淪喪，禮崩樂壞之時，眼看如此至善的

中庸之道，愈來愈薄弱，恐怕消失於人間，於是將其整理成書以流傳後代，以喚醒世人。要我們時時刻刻稟賦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修正道之教。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融入日常生活中，中庸就是要我們依據天律，秉持良心，過「正常」的生活。正常是最合乎自然的法則，不正常將失去規律，使得生活失調，人生變調，這是由於世人不明白天律的準則，所造成的後果。言行如果有太過或是不及的情形，會使得相互之間的互動，產生偏差而難以融洽，導致社會的混亂，人心的不安。可見中庸之道，能做得到，不但有益於本身，還可齊家治國平天下。

《中庸》載：「上天所賦予的天命，稱為性；遵循天命的本性行事，稱為道；依據正道去修持，稱為教。所謂的道，充滿了宇宙，萬物是不能在極短時間與道分離的，如果可以分離，就失去道的本真。是以君子在平時難以看到、聽到的地方，要特別謹慎戒懼。因而在隱

微之處，別人尚未發現的地方，自己就要及早發現並加以修正。所以要成就君子之德，必須從慎獨的功夫做起。當喜、怒、哀、樂的情緒，還沒有從心性發出時，稱為中；當情緒已經發出時，都要能恰到好處，稱為和。所謂的中，是天下穩定的根本；所謂的和，是天下和諧圓滿的方法。能將中和的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天下萬物就能各守其位，並且在正常的情況之下，受到滋潤而發育。」說明了中庸之道的原則，實施的方法，與其功能所在，對於人心的穩定，社會的安定，國家的治理，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君子與小人之分，在於是否能行中庸之道，因而孔夫子在《中庸》說：「君子平時依據中庸之道行事，小人卻是違反中庸之道行事。君子行中庸的方法，就是時時刻刻合乎中道行事；小人卻時常違反中庸之道，從其平時的言行舉止肆無忌憚，可以看得出來。」孔夫子長期觀察當時人的行為，發現中庸是最合乎至善的正道，但由於百姓的無知，因而長久以來已經很少見了，追究中庸之道不能實行的原

因，孔夫子在《中庸》說：「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推行，我知道了，聰明的人做得太超過了，愚癡的人做得不到位；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白，我知道了，賢能的人認知太超過了，不賢能的人智慧卻不足。猶如世人天天飲食，卻很少人知道其中的味道。」

君子長守中庸之道，以平常心待人處事，以無爭而能心平氣和。古賢有《君子本質無爭》好文一篇，足以調整我們的心性：

淡泊寡欲可以養神，寧靜致遠可以養志；
怡情適性可以養和，觀空自在可以養心；
人好剛我以柔勝之，人用術我以誠感之；
人使氣我以理屈之，人譏謗我以容忍之；
心平氣和千祥雲集，行仁好義百福並臻；
虧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神速。

47 博施民濟眾

【原文】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子貢請問有關仁德　博施於民其仁如何
其仁作為且能濟眾　仁德之名是否可得

子貢說：「如果有人能夠廣施恩惠給百姓，而且能夠濟助眾人之苦，這種人的品德如何呢？可說是具有仁德嗎？」

仁道是孔夫子思想體系中，最為重要的靈魂，也是儒風的精神所在，不但是道的化身，也是人性的本質，更是世人安定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原本與生俱來，只因深藏八識田中而找不到，所以不能發生作用，讓我們的生活品質變得低劣不堪。孔夫子倡導儒家精神，所

以在《論語》中到處可看到仁，可見其重要性，仁字的出現次數也是最多，計有五十八章論及，共109處。

孔夫子學生有子在《學而篇》說：「君子致力於人性根本的淨化，建立穩固的根本，正道善德自然就可以自然生發。人倫中的孝悌，正是培育仁德的根本。」仁德從心中生發，在家庭倫理中培養，在社會國家中發揚光大。仁德在基礎上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孔夫子在《學而篇》提醒我們：「喜歡以花言巧語、虛偽行動討好人的人，很難有仁慈的心。」又在《里仁篇》說：「能生活在風俗仁厚的地方，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如果去選擇不仁厚的地方居住，怎可稱為有智慧呢？」又說：「沒有仁德的人，不可以長久生活在窮困中，也不可以長久生活在快樂中。具有仁德的人，自然而然能夠實踐仁德；有智慧的人，能夠適切而妥當地推行仁德。」又說：「唯獨具有仁德的人，才能大公無私地喜愛人，也才能大公無私地厭惡人。」又說：「如果能夠一心嚮往仁德，自然就不會有惡心惡言惡行。」唯有如此

具有仁德的人，才能博施於人，才能廣濟大眾。

孔夫子在《衛靈公篇》說：「雖然有智能足以治理國家，但不能以仁德持守，雖然目前能得到民眾的擁護，終究會失去。智能足以治理國家，也能以仁道固守，但不能以莊嚴的態度面臨百姓，那也得不到百性的尊重。如果智能足以治理國家，也能以仁德固守，還能以莊重的態度蒞臨百姓，如果動用百姓不以禮法，還不能說是完善。」可見具有仁道的基礎外，還須要有配套措施，才得以使事情完善，所以孔夫子又說：「遇到應當行仁道時，要積極去做，不用禮讓給師長。」這才是真正理解仁道的人，應有的作為。

仁者始於愛己，終於愛人；知道利己，更要知道利人。自己知道喜惡的東西，還要能考慮到別人的喜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之所欲可施於人，還要他人的同意，才不致於發生誤解，把原本的好意變成了惡意，那就不好了。孔夫子在《里仁篇》提醒我們：「富和貴是世人所喜歡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取得，雖得到也不能安享；貧和

賤是世人所厭惡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避離，貧賤是不會離去的。君子拋棄仁德，怎能成就君子之名呢？君子不可以有終食之間違仁，在急促倉皇時，必然依著仁德；在流離變亂時，必然依著仁德。」

智仁勇三達德是君子應具備的德行，具有了三達德還會犯錯者，那是很少見的，幾乎是見不到的。因而平時對自己的身心靈要多加觀照，一旦發現錯誤，要在第一時間改善。《別讓錯誤存心》一文，可為我們參考：

別讓無知暴露你的弱點，別讓浮躁製造你的苦惱；
別讓嫉妒侵蝕你的良知，別讓狂妄破壞你的和諧；
別讓自私淹沒你的慈悲，別讓卸責掩蓋你的錯誤；
別讓仇恨泯滅你的理智，別讓陰霾影響你的樂觀；
別讓惡習左右你的人生，別讓外力干擾你的判斷；
別讓邪念抵消你的修行，別讓輕諾扭曲你的懺悔；
別讓貪婪犧牲你的尊嚴，別讓懈怠阻礙你的精進。

48 堯舜猶病諸

【原文】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至聖孔子回答子貢　如此行為可說至公
何止是仁必是聖人　堯舜尚是以此為榮

孔夫子答覆說：這何止是仁德可稱謂，這必然可以稱為聖德了，堯、舜二帝還憂患做不到呢！

仁道是世人回歸本性的原動力，成就聖賢仙佛的基本條件，如果有人能夠做到廣施恩惠給百姓，而且能夠濟助眾人之苦，使脫離苦海，這種人的品德不只是具有仁德，孔夫子說這已經是到了聖人的境界了，古時堯帝舜帝等聖王，恐怕還擔心做不到呢！可見本身具有仁德以外，還能博施於人，還能救助眾人於苦海之中，其德澤才得以達

於聖王。

「堯天舜日」的成語，除了稱頌古代的堯帝舜帝，其治理國家愛護百性的優良政績以外，如今用來形容天下太平，人民能夠著安居樂業的生活。堯舜的政治理念，對於儒家文化產生重大的影響，因而中華的道統可說由此起源，接著有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相傳先王的教化。儒家所提倡的是利於人倫，有益社會的思想精神，讓我們在生活中，人人都能受益，其偉大是在為公而無私心，能捨己為人而不居功，正如《易經・乾卦・文言》所說：「所謂的乾元，是要我們從頭開始，就誠守上天所賦予的良知良能，才能在經歷中獲得亨通。所謂的利貞，是要我們知道本性而善用情緒。乾陽的功能，開始就秉承著真善美的特質來利益天下，卻不誇言其所利，這才是真正的偉大。」有功而不自誇，有德而不自居，才是謙謙君子的聖德精神。

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讚歎舜帝的偉大說：「真是偉大啊！

舜、禹雖擁有天下，卻不以為私有而獨自享受。」為公而忘私，益公而損私的精神，真是能做到為道捐軀而無怨無悔，才能成就偉大聖德的君子。又說：「真是偉大啊！堯當帝王的時候，其地位多麼崇高啊！唯有天的功德最大，也唯有堯帝可效法天。其功德真是偉大啊！人民無法以言詞來形容。他所成就的功業，是多麼崇高啊！他所制定的禮樂典章，是多麼光明燦爛啊！」功德與天高，同日月之明，如甘露之滋潤，如四時之養物，卻不炫耀，所以崇高偉大。

堯舜的聖德，一直以來都是孔夫子學習的對象，從來不厭不倦。《中庸》記載：「孔夫子效法堯舜的精神，並以文王、武王為典範。向上遵循天時，向下順從地理。如同天地一樣，沒有什麼不承載的，沒有什麼不覆蓋的；又如四季的交錯運行，日月的交替光明；又如萬物一起成長而互不侵害，道理一併施行而互不違背。小德如河水川流不息，大德能夠敦化萬物，這就是天地偉大之處。唯獨天下至聖的人，能拿出聰明睿智，才足以領導百姓；能發揮寬容的心胸、溫柔的

態度，才足以包容他人；能夠發奮圖強，發揮剛毅果斷的精神，才足以永遠保存正道的準則；能保有嚴肅莊重、執中守正的態度，才足以用恭敬來做事；能夠深入文章的條理、周密的觀察，才足以辨別是非。這些德行廣大無邊，有如泉水一般，時時能噴湧出來。」如此德量滋潤萬物，始能源源不斷。

節制私慾以從事公益，這是聖人偉大之處，處處為眾人謀福利，從來不為私人的享受去努力，憂道不憂貧，正是成就君子之德的要項。因而修道士平時要自我反省，以懲忿窒慾，免於受辱而心煩。古聖哲有《知節制不受辱》一篇好文，以此為一面鏡子來檢點自己：

言語知節則愆尤少，舉動知節則悔恨少；

愛慕知節則營求少，歡樂知節則禍患少；

飲食知節則疾病少，慾求知節則遺憾少；

文筆知節則缺德少，生活知節則惡行少；

時間知節則荒廢少，睡覺知節則衰敗少。

49 己立而立人

【原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孔子續答子貢所問　己立立人立足乾坤
立人達人毫無私心　己達達人品格至尊

孔夫子接著說：說到仁德，自己要安身立命，也要讓人能安身立命；自己要通情達理，也要讓人能通情達理。

「仁」字，兩個人之間的行為，其意義可以擴充到人與人、事、物之間的互動，互動和諧而自然，即是仁的表現；如果互相之間違背，互相牴觸、互相攻擊、互相對抗，使得互相間產生不良的因果關係而爭鬥不休、輪迴不已，這就是不仁的表現。人類的可貴，在於有智慧，能夠善用周圍有利的條件，使自己往涅槃至善地，跳脫輪迴的

束縛，從苦海的環境中解脫，這是出生為人有利的條件，是其他五道眾生所不能的，必須善加把握，知道識理，明道修身，積至德以達至道，方是真正有智慧之人。

欲成為有智慧的仁人，必須要懂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真正含意，並且要在平時生活中去落實，這正是佛家所說「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真諦所在。然而這些行為都必須要以至誠的心去完成，平時要能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基本功，然後推己及人，以至所有的眾人。是以《中庸》告訴我們：「唯獨天下至誠的人，才有能力擁有治理天下的大原則，樹立天下的大根本，徹知天地化育萬物的道理。難道還需要其他的依靠嗎？其實只要具有誠摯的仁德，其德量能如海之深廣，如天之浩瀚。如果沒有與生俱來的聰明睿智，足以通達天地自然德行的人，有誰能夠知道這一點呢？」

高超的智慧，來自於清淨無染的本性，才能將真理大道的本質，

通過仁德表現出來。因而能體悟到道的本質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清不濁、不動不靜的人，才能進入無形的境界，對於有形的世界的一切對立不執著，不生妄想，才有靈活應用的能力而達於真解脫，這時才能從有為進入無為，不再受到對立的障礙。

在要進入這無形無為的境界之前，必先做好準備，就是《中庸》所載：「大凡事情，事先有準備就會成功，沒做準備就會失敗。說話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難堪；做事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遇困；行動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後悔；修道事先定好方向，就不會窒礙難行。下位的人如果得不到上位者的信任，就不可能治好地方百姓。要得到上位者的信任是有辦法的，如果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不能獲得上位的信任。要得到朋友信任是有辦法的，如果不能孝順雙親，就得不到朋友的信任。要孝順雙親是有辦法的，如果不能真誠待親，就不能孝順雙親。要使自身真誠是有辦法的，如果不明白至善之道，就不能使自身真誠。」

孝悌是行人道的根本，平時在生活中致力於實施孝悌，真誠做好為人之道，修好自身，將自己該做的事情，努力去完成。尤其身為兒女，當要知道心中有父母的存在，才能真正誠心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營造一個祥和樂利的家庭，並以此影響左鄰右舍，以致齊家到治國平天下。古賢有《兒女及時行孝》好文一篇，正有益於修好家道：

羔羊尚知跪乳恩，烏鴉亦有反哺情；
當家才知柴米貴，養子方知父母恩；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父母原來樹木同，那能免得落秋風；
勸君盡力生時養，死後悲號總是空。

50 人之方也已

【原文】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夫子回答學生子貢　能近取譬其理易懂
仁德之方就在此處　熟能生巧融會貫通

孔夫子總結的說：能夠就近體會以此為比喻，再去推己及人，這可說是行仁德的方向了！

中庸之道，至極之理，涅槃之境，至善之地，這是境界至高的究竟地，並非開始修行的人可以理解的，因而每個宗教的教化，都有其循序漸進的方法，循循善誘於有緣之士。因而佛陀有隨緣教化，孔夫子有因材施教，讓人有步步為營腳踏實地的感覺，從此培養信心，才不至於因疑惑而迷失方向，讓自己前所努力的一切毀於一旦。

佛教是自印度傳入的宗教，印度當時所使用的是梵文，或巴利文，當時傳入中國的北傳佛教以梵文為主，由於文化與環境的不同，當時在翻譯成中文時，有五種不翻的說法，就是不予意譯，而只保留音譯。即是：（1）秘密之故，例如陀羅尼，係佛之秘密語，微妙深隱，不可思議，故不以義譯之。（2）多種含義，例如薄伽梵一詞，兼具自在、熾盛、端嚴、名稱、吉祥、尊貴等六義，故不能任擇其一而譯。（3）此方所無故，如閻浮樹產於印度等地，為我國所無，故保留原音。（4）順古之故，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意指無上正等正覺，自東漢以來，歷代譯經家皆以音譯之，以保留前人的規式。（5）為存尊重之心，如般若、釋迦牟尼、菩提薩埵等，一概不譯為智慧、能仁、佛性眾生等，此因原音能令人敬重之念，以免譯後招致等閒視之而輕賤。這五不翻的譯例，乃唐玄奘大師所提倡，頗為後世譯經者所法式。

然而雖然不翻譯，但其中所含意義，如果沒能舉近例，使得初

學者能夠明了，就無法進入修行的階段。又無論哪一部經典，都是過去聖哲的智慧結晶，恐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徹知，因而有經驗的引領者，當要隨其智慧而就近譬喻，才能讓其循序漸進，不至於中途斷了路。尤其學道者，從有形要進入無形，從有為法要進入無為法，如果稍有不明白而想蒙混過關，可能會給自己帶來莫大的障礙，因而學習修道的基本功必須扎實，才不會有「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的誤導。

但要進入最高的絕對境界，必須要做到「三輪體空」，將佈施時的自己，佈施時的對方，與佈施時的事物，都要一併清除，做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可以「住色生心」、「住聲香味觸法生心」，要生「無所住心」。這正是《金剛經・究竟無我分第十七》所載：「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人人本具佛性，自己的佛性自己

度，他佛不能度。

有幸為人，當知善用人生，依據聖賢仙佛所留下經典的指示，明白其中的真實義，才能有益於找回大道的根源。但最初還得從平時的生活中去修，體悟命運的實相，看清命運的假相，藉假以修真，莫被現前的命運所干擾。《命運窮富天定》一文，可幫助我們建立修行的基礎：

堂前父母須當敬，兄弟手足要一心；
枕邊讒語休要聽，天意人心無兩般；
為人莫做虧心事，舉頭三尺有青天；
五行八字皆前定，今生衣祿靠福報；
莫因貧苦怨爹娘，只怪過去未布施；
更勿巧計害他人，富貴貧窮都是命。